

新羣文藝叢書

# 關 關

沙汀 著



新羣出版社印行

## 體記

一九四一年春天，我抱着一種可笑的想法回故鄉去。我希望用一年的時間來整理一下零碎始末的產業，然後開始一種有意義的生活；學半年治家之學，半年讀書寫作。但是，我夢裏正惟其是那樣的同時又很可笑，所以，很快便爲現實所粉碎了。

一年春天，因爲一種不輕不重的時症，我就又不能不乘機遠遊回故鄉。而且編着一種比蔣已往一年更爲合格的安居生活。這樣的生活，到現在又快要一年了。其間我幾乎從未跨出過居停主人的大門之外。而我所常活動的地盤，却只有那麼一塊約略三丈見方的天井。這自然太悶氣，但在這個年頭，誰又不悶氣呢！

然而，受着限制的只有我的身體，我的心裏所能活動的範圍，有時那是極廣大的。每當我負手獨行，偶一瞻望那有限的天空的時候，我總情不自禁的繙想一回那廣袤浩汗的河北平原，那些任性的馳騁，和那些有聲有色的生活片斷；於是我就寫出這本小書。

現在，經過一個月的時間，我總算寫出來了。因為書中主要人物之一是個習識日子，又因為言的人知道我去過華北，問世以後，也許有人會做些微的批評。然而，左嘉姊不是我，我是從不戴眼鏡的，也非那位會操煩我問道，她還像個做了新軍的軍閥的朋友，因為她所騎的並非是白頭青馬，它倒是我珍愛的……

然而，儘夾雜些些話語什麼呢？一個人寫書，總要動幾處非出於謀求，也是慎重其事的好了番力，這就夠了！何況這是小說。但我還得提幾句，書中所有的地名，不是來自挪借，便是來自仿造，總之無一與事實相符，希望種種虛實不至要誤會。

最後，作者謹將此書獻與白求恩醫生(Dr. Norman Bethune)之靈，爲了他那偉大的懷抱，和他的工作熱忱所曾齎給我的永遠難忘的感動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五日寫完記。

感情真是一件奇怪東西。等到認真要回後方的時候，對於敵後的游擊生活，彷彿就要遠離自己的親人似的，他倒反而有些留連，有些捨不得了。

他是昨夜才得到確定的通知的。他正在寫日記，那個出色的軍事領袖，鬍子邊露出搗蛋的微笑，翹着煙斗走進來了。他逗趣似的掏出幾枚桔子糖來，於是細着飽經憂患的眼睛，他告訴左嘉，再過一天，他就可以動身回後方了。

左嘉等候這個決定已經兩個月了。他有着不能不走的理由。他的妻小還在後方，他之到敵後來完全由於一種偶然的機遇。他約同一批文化人到前線勞軍，無意中碰見了那個傳說中的人物。於是，因為那馬販子的引入入勝的風度，以及對於遊擊生活的巧妙描敘，左嘉便單獨跟他到了××。

他來的時候是寒冬，現在已經是春天了。就和季節一樣，他自己也有了改變，而且和北方的季節的改變一般顯著。它可以毫不吃力的紮好他的綁腿了，軍服並不難受，靴遠比一套洋服一襲長袍穿來稱身。他已經習慣於倉促的轉移，習慣於大砲的轟鳴和趕夜路。他有時高興自己的性情比已往穩定

多了。

然而，爲了收拾一點行李，他却感到不大寧靜。那種快要坐落花籃的飛女的激動侵襲着他。他確定不下甚麼東西應該裝在馬袋裏面，甚麼請進背包。他最看重的是那些詩歌集裏的敵我宣傳畫報。但是一張神符，一支精巧的氣繪的燈籠，却也同樣出色。而在數量上更又不能不有所限制。

最後，他總算對對付付清檢好了。他嘆了口氣。十分滿足的凝視着他的行李，正如一場襲擊後戰士凝視着自己的勝利品那樣。他設想他的收穫已經不菲薄了。甚至於沒想着將來應該怎樣善用它們。他早年是寫詩的，使他知名的却是那種泛論文化智識的文章。戰事擴大以後，他又把精力掉向散文方面來了。

休息一會他就考慮着自己的次一行動：和朋友們告別。憑着他的精細和有條理，他早已準備好一張拖單，開列着五六個新識舊好的名字。他是看重禮貌的，生恐一點遺漏將會引起一場不快。他從插着鎊鐵調匙和自來水筆的胸兜裏面檢出那拖單來，作着最後一次訂正。

他把他那架着鋼絲眼鏡，已經顯得黑胖的圓臉向那水紙上移動了兩遍，他沒有發現甚麼疎漏。這是戰時，而且五六個月的游擊生活已經把他相當的磨粗糙了。何況從軍事祕密上說，太張揚了也不行的。在敵我交錯的淪陷區內，一點漫不經心便會招來一場傷害，他關照了那小勤務一聲，就一直走出去了。

屋外是一天大好的陽光。這時快當中午，穿著毛織衣已經覺得很難受了。在寬大的柱街上有著涼的風，但不在玩灰土。上面是蔚藍的天空，自在翱翔的野鴉翻飛著金色的羽翼。凡目所能及的田疇已經被收割了。一個防守哨兵在屋頂上發覺著；他忽然停止住了，亮著眼睛凝視著一角天宇，他聽到了敵人的風箏歪歪斜斜的升高起來……

這一切都是多麼寧靜。雖然十里以外便是敵人的據點，說不定頃刻之間便會發生戰鬥。但這是常有的事，已經不稀奇了。而且，只要那些不時從街面上經過，騎在自行車上的便衣偵查的限爾耳朵照常工作便無大礙。在一家貨攤面前，和那個高級委員挪了挪手，左嘉欣喜的停下來了。

那人身材頗高，蓄著一埂濃黑的唇鬚。長期的奮鬥和長期的胃病使他略嫌消瘦的黃臉上顯出一付病容。披著件草黃色短大衣，他兩臂平抄，用了稍息的姿式站着。因而神氣更見嫩散；雖然終難掩蓋掉他那由於信心堅強而來的本有的鎮靜。他開始扼要的告訴左嘉近一月來的戰鬥經過，意在說明爲甚麼沒有早送他走。

他說明着，隨又用鞋尖向地灰上錯綜的劃着線條。

他在向左嘉說明着近兩月來的戰鬥情況，目的則在求得對方諒解：他們爲甚麼沒有讓他早些時候出發。

「你想，」他溫婉的笑着，「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麼能送你走呢？現在比較好一點了，重新佈置

「下至少要他兩三個禮拜，若果路上耽擱不大，那個時候你已經在路西了，山地好辦一點！……」想起曾經抱怨過他的做事拖躑，左嘉禁不住紅臉了。

「這一下你們該可以休息一兩禮拜了吧？」他支吾的問。

「這也難講，」舐舐嘴唇，委員沉思的說，「不過，一時總不會搬場了！」

於是委員恬然一笑，伸右手握了握他，同時微頷着首，十分溫雅的哼了一聲，就走了。

這場意外的談話稍稍使他感覺到內疚，同時重又燃旺了他的惜別的情緒。並且，由於那種智識份子特有的好自譴責，他還多少覺得他的出發不大光彩。因此，當他走進那加拿大醫生的院子，看見那個偉大的國際主義者，穿着污舊的黃色睡衣，雜坐在幾個老婆子中間裹着綳帶的時候，他就認眞慚愧起來。

但要退出去是不行了。他只好決心不打擾他，一直悄悄拐進橫屋里去，那里住着一個他大學時代的同學。河北人，做過一次縣長，現在是那加拿大人的翻譯。偶然的碰頭和偶然的別離同樣使得他們興奮。當其同窗的時候他們並無交情，然而，那種共同的神聖的責任，已經把他們重新結合起了。

他們開始說了許多只在發洩感情上有着重大意義的碎話，接着就沉默了。彷彿覺得那是沒光景的，和我們這時代太不相稱。隨後，心性略爲平穩，那翻譯問起左嘉所要經過的路線，並且極力勸他在路西軍區停留一個時期。

「這要看，」左嘉茫漠的回答。

穿過窗孔，他正發愁的凝視着那個席地而坐的異邦人的背影。

「不要這麼說吧，」那翻譯認真起來，「再來一趟恐怕不容易呢！」

「好嘛，」左嘉順從的說，隨即嘆了口氣。

「你到廣縣的時候可以去看看小汪，他就是那里的人，在當專員。……」

「我覺得自己有點像個逃兵！……」

「瞎說！」那翻譯憑着他的直爽叫了，「你又不是回後方去避難的！」

「自然自然，」左嘉不好意思的笑了起來，他搶着說，「我每一個行動都是經過考慮的。我不覺得我有不合式的地方。並且我預定要做的的事早就做好了。不過一點到大家這樣痛苦……」

「回話，後方也有後方的難處呢。認真工作起來沒有一處舒服！……」

於是他們就開始談前後方工作情況的差別，和各自的難處，而最終到那個不可磨滅的真理：一個可能盡善的工作崗位就是最好的崗位。這是左嘉曾經想過多少次的，然而，再由另一張嘴來說一遍，效用也就立刻兩樣。

「我懂得！」左嘉承認着，發出寬解的笑聲：「只是總覺得不太痛快！」

「你倒不必這樣！你看我們那個加拿大醫生吧，一打仗他就吵着要上火線，——本來一負傷就醫



治效果要好得多，司令官無論如何總不答應。……」

彷彿立意避開那個問題，左嘉切斷他，向他問起一個同學的行蹤。

「調到總部去了，」那副團回答，「若果是晉東南，你們一定會碰見的。」

「我也到總部，」左嘉說，「這樣方便得多。黨和曲過河，坐火車到西安，然後由黃河坐汽車，一直就到總部。這是我原來的計劃，可以少走點重慶路，多看一些地方。一到家裏，就可展開戰鬥工作了。」

他思忖了半分鐘。想起一個做夢那個六歲玩皮孩子對他的可憐：對入的恐懼，他陡然感覺到一陣濕潤的羞慚。……

他笑了。雖然並不存心掩飾，接著他談到他的寫作計劃。他笑着申明，他已經要寫了。他相信一點真實情況將比一百空論更爲動人。而且，目前的工作正在如何使得後方的人心振奮起來。因爲有着約會，慎重的作辭別，他到宣傳部去了。

那裏的負責人特別預備了幾樣好菜爲他饒行。此外預備下的是大量的鼓勵，鼓勵以及若干可能提出的價值的答覆。談話結束時已經半下午了。他又忙着手寫了幾處，於是走去訪問戰地工作團的一批青年朋友。在那空無一人的屋子裏面，他隨手翻了翻那一册躺在炕上，已經過時的秦嶺日曆。

這日曆的所有者是一個江蘇青年。他是瘦長的，沉默寡言，一問下來便爲秦嶺病所苦。假若手邊

滾滾這則真像來雲漢了。他的感情，逸出一此妙不可言；伊那無傷大雅的句子，他也請早已變成了一塊石頭。

他神氣上頭就是這樣儘這欲請的一句：殺雞儆來吃多好呀！……

左嘉這話也真沒心一發，捧好的，誤用之了。他並不覺自己，比那惡想者，一聽這話的可怕入骨，但他才不感到害怕。雖然是個苛刻的人，他當時却是極嚴肅的，甚至帶點生氣。然而，當一晚上，經過王百家前村後，他三想四二千年前補所知道的智識青年的輕信，他竟充藉着這大和厚誠了。

香港這事也已經在合圍了。在此頗為考究的院子里面，在那高敞的磚台階上，那幾個人所請的兩年正在守候着他。他們已經知道了他要來，特別包了糖食剛來看他。當左嘉出現的時候，因為直在蔡之不在，他們圍圍着吃光了。但是這只能替他的運氣，所以就替他的不是擔憂，而是一場罪孽。

他們總發出那種只有在艱苦中生活着的人才有的大笑，從樓梯上對門走上陸續站了起來。因為北方人的台階頗高，他們的笑聲也就特別響亮。他，左嘉，感到疑慮似的勉强的笑了。

雖然只是三十五六，但他常常覺得自己已非青年。他是不能容忍任何人與他的玩笑和對他不禮貌的。他的表情隨即認真起來。

「你們！發癡了嗎？」他依舊停在台階下面。

「不是，不是！……我們等了你好久了啊！……」

「這也沒有甚麼好笑的啦！」左嘉生氣的追問。

看見越來越加重經的神氣，那個外表笨拙，心思靈巧，曾在清華肄業的大地說漸東青年，覺得他的毛病，那種認真起來便要認真到底的毛病，要發作了。於是噙着愉快的眼淚，他開始向他作着詳盡的解釋。

「不過這怪不得我的，」他幽默的結束着，「只能怪他太口饒了。……」

「天曉得！」那個想要殺除豬吃的人簡捷的辯護。

左嘉釋然了。

「我當是甚麼事！……我來請你們吧；我已經拿到路費了。……」

他愉快的笑着；走上台階，邀請大家到他寢室里去。

他準備和他們作一次痛快的話別。他每每覺得同着他們聚首是要親切一些。這不是說在同那些品位不一的戰士們的接觸上他曾感到生疎，他們的情真處有時更加動人。然而，由於那傳說殘害以及過多的感動，他同他們不算融洽。

主客間的談話開首是雜亂無章的。而且絲毫沒有接觸到那些往常感覺有趣的題目：希特勒的瘋狂

和慕尼黑協定的流毒。種種哲學藝術的議論也擱下了。他們只是談着回轉後方的路線，沿途的熟人以及沿途的食品。當小鬼進來上亮的時候，他們終於談到正經事來；這個拜託捎幾封信，那個是介紹文籍。

「別的信不要緊，」那大塊頭浙江人說，「我的稿子掉了都沒關係，老張這一封信千萬掉了不得啊！請你檢好一點。……」

「我完全贊成！」另一個人接着叫了出來。

他們之如此慎重，因為里面還附着一封西安寄來的信。是一個發覺自己有了姪娘的女性寫的，她同老張是那浙東人的同學。那信走了五個月才到河北，收信人已經走了。他們拆開看過，十分感動於下列的字句：歡樂是共同的，苦難却由一個人承擔。而這正是女人的命運。

左嘉下細一看那個新加上的信封：「探交由西汶水交城一帶第四支隊部政治處宣傳科張鳴同志收」。

「你們另外找人帶吧，」他想退還他們，「也許我不走管西北了。」

「軍區你總要往一下的！」那浙江人接着說：「你在那邊好找人啦！」

「那嗎只有這樣，過同蒲路就不說了，不然我留在軍區政治部里。」

「好的！擱在那里我相信一定有人轉去。現在我只是担心，信還沒有轉到，他又調到別處工作去

了！他前回來信說要到大青山去。……」

一聽之，那一個那女姓團鄉的廣東青年突然叫了出來，「這們不該他有結婚，更不該讓這塗塗張張孩子……」

有誰能說這話開來了。是司令官的勸誘，來惠左邊去吃飯的。這明明是，儘可以喝眼，不去不大礙。好，他的精神已經鬆了。那世不究之客也已吃完所有的晚餐。他回去了。

當他回家時候，他的小勤苦已經在打掃了。他爬上炕，極想好好睡一睡。他，他就想睡。

丁

一頭更就停止了，一個眼睛在眼。

彷彿自盡的夸說也得御賊人了，從黎明的曙暈里，鈍重的砲聲咆哮起來。……

還沒有帶上警備中任何的緊張動作。這是常有的事，不足為奇。軍營裏的機關槍響了許久的時候，那時有着責任的各級戰士，都把他們的睡眠收拾起來了。

全多員有那兩個照管收音機的青年人，和那斷了臂依舊躺在被窩裏面。後者是準備去整潔的。但他們得轉來，去就某一支隊的警備。因為這新報，他早就該出發了，他的長官却要他留下來，等第一批人到了洛西再說，有如這點材料只有一個展覽不全的人才能擔任愉快。

他早就被大砲驚嚇過一次，他舉他那經過十年訓練的耳朵聽了。一下遠近，就又蒙頭蓋被的睡熟了。現在，他被被蓋一掀，一下露出他那黧黑的臉龐、粗眉毛，深眼眶，端正的鼻樑壓着一張微薄的薄薄的嘴唇。

他擠緊他那長睫毛掩蓋着的眼睛，大張開口，打着一個不大舒服的呵欠。

「今天恐怕又走不成了！」他嘟囔着，「真活見鬼！……」

「你聽！越響越遠了呢！」

那個新近參加部隊的初中學生，雖然熬了夜，已經光着上身坐起來了。

「像是在高北打，」他帶點恐怖加上一句。

「胡說！高北會搬到東南方去了嗎！」

「響得這樣的近！」

「起碼還有七八里路，說不定大義自搞響了！」

「快睡覺啊！」那個負着助理祕書的名義，算是主管收首的山西人插進嘴來，「一定沒有甚麼，」他用還未擺脫睡眠的聲調安慰着他的助手；「你看要是來摘天線，那就有點不對勁了。……」

村街上不時傳來奔馬的蹄聲。窗紙已經在發亮了。屋主人的房間里有着振動什物的聲音，低語聲和小孩子的哭聲。大約他們已經在等候着一回短程旅行，一回堅壁清舍的工作了。掀開門，那個負責搬運收音機的四川老鄉走了進來。「不要矢張了才摸毛廁！」他笑着說，爬上桌子去開始拆卸。

不僅是那助手，那助理祕書也已經下了炕，動手扎皮帶了。接着他就開始細心打聽他那從來放過響的勃郎寧手槍。只有那斷管還在炕上扎着腳。這不是，隻手抵不上兩隻手，他不覺得這有發覺的必要。

而且，他是在發脾氣，他抱怨着和生氣着，覺得正如上兩回一樣，戰鬥又將使得今天的行期後

退一步。此後的延誤也許更多。

「其實要走早就走了！」他嚷叫着；十分巧妙的，用右手掌里的綁腿卷兒擦着左邊褲腳一凌、接好頭，漫不經心的包扎起來；「回料才一個事務員，一個小鬼，就把五六十名傷號送起走了；並沒有出過岔子；連其它媽五六個人就像端着碗油樣！」

「可是同志，」那祕書說，「這些人究竟跟傷兵又不同了罷！」

「我知道！」斷臂喇奔的叫着，「是文化人嗎！……會演點戲嗎？……」

「你不能這樣說！同志，恐怕不止劇團裏幾個人呢。」

「我知道，主要的是那個帶眼鏡子的嗎！個子不大，臉胖胖的，昨天晚上見過面了！真是客氣得很，又握手，又上油漆，可是我們這些粗棒棒就不作興這套！……」

「余的同志囉！……」

祕書說了句半頭話。他覺得還是不說完全爲佳，免得惹發了那湖南人的脾氣，因爲他想指責他的同伴認識不足，並且把文化教養的空白或落後變爲婦人的錯誤。前道上級恰恰正在努力糾正。

他沒有說下去。然而，由於他的口氣，他的眼色，那個湘西青年，那個因爲放牧掉主人的牛，十年以前跑來參加部隊的孤兒，憑着他的敏感，他却完全明白了他的意思。而且立刻回憶起接受委任時上司給他的評語，政治上堅定，但還不深。他得十倍努力，提高自己文化的水準。



十年了。在這十年當中，許多和他一樣大小的孩子都已到了成年，有的已經負着重要責任。雖然並未顧及世俗的所謂升遷，也不嫉妬，但他却想多為民族國家流點汗水！然而，幾年以來，廢物堆積如山，前評語總是洗刷不掉。

他的易怒也在妨礙他的進步。然而，他是從學校中出來的，何況他又早已養成一個良好的習慣，接受批評。

「我懂得你的意思！」他叫着，從炕上跳下來了；「可是，同志，你也該想想我的小學識的成績事啊！……」

他動手扯着皮帶。他盡力抬高左肩，為的較易用力。

「你下細想想吧！」他用手臂敲了一下祕書的胸脯。「我上從鐵路那邊過路好久啦？……來回走了它兩個月，住了半年多學校，你說這一下可以認真工作了吧，又要你回路了！……」

「照你這樣講，這就不算工作了麼？」祕書非常詫異。

「這自然也是工作，一余則忍不住哭了，但他隨即又嘆了口氣。「我沒有聽過上級的命令不對，可是為甚麼要繼續在這里呢？要安全就不要到前線來呀，坐在大後方唱唱戲，寫寫文章好了！……」

祕書看出他又在耍橫勁了，極力說服着他：這是上級應有的審慎。

「我知道！……我知道！我才在後方住過學校，我還見少了麼！……」

「總書無可奈何的嘆了口氣。」

「我剛去它媽的！」一下披上他的棉短大衣，他忽又用了驚大的聲音叫了，「馬回回他們新得多少鬧熱哩！……」

他叫着，嚮門口擺擺開了門。總書盤膝着苦笑，

「總書頭又給一驚頭。他不認識這回子，不知道這是那余明梅時參三叔家的。年年相若，早在天朝河就確定了自己這部隊，目前正在招募人，而這情形就最當他們在招募中。他們這隊只有少數之月，因此，總書也不明白他的狡猾只是這極。實際他算是心腹了。他顯然這年他漸漸地探的得了實力。」

天色已大亮了。雖然不很老亮，但已褪盡了夜的陰影。在階上而顯着這夜驚夢的響。房裏也。幾段，並且有人進來，來快而頭中倒回來望了一眼，又回門去了。他這人倒很誠實。有從那裏，以然高而的眼光，凝視他走過的一二衣部的青色，多少一出一，他這人倒很誠實。總書聲也為大飽而所管按了。

從司令部里，那個腳登草鞋，身披之絨睡衣的外國醫士回着他漸漸得走了出來。他這人倒很誠實。喋不休的在他的舌人發着怨言。余明忍不住了笑了，他想起了一段逸事。在去年，因為空閑了兩禮拜，那醫生回不往了。他就開始訪疾病。他打聽到一個總書患着痔瘡，他高興了。他掛起一書暗門：那總書推諉着，躲閃着，雖然終於受了一剗之苦。……

那個本來帶點兒冷笑的氣韻走了，笑得更野了。『怎麼的？不認識！』他幾乎叫了出來。並且漸漸想到，管他他哪兒五洲的中國，他的手背也許不認識，至少他不認識他吃那樣的苦頭。他的笑容逐漸淡下去了。

『你……你，他……』他聽那部人的身影。直向那邊一非是那部一門走出來的一科科以後出空大的笑聲爲止。科長身材高大，穿著一件長及膝間的軍大衣，背著碩大的面龐上露出一付大而白淨的牙齒。也許是笑得太真切了，他的行態更加顯得笨拙。因爲他的眼光也從未離開過那部學生。

以那街爲界，在司令部和大禮堂的大門之間可以容納一百三十步遠近的科線。那科長也在這音調一方向走，彷彿他在期待着他的客廳還會做出一點甚麼事。但當走來和余則相對的時候，他就停立下來，而且笑得更高心了。

『這洋人今天又在發脾氣了！』他欣幸的大聲的說。

余則向他擺手他那比較自然年齡更爲蒼老的瘦臉。

『又是吵着上火線吧？』他問，微微喘了口氣。

忽然，一陣機關槍聲爆發起來，而且距離更爲迫近。於是，科長無意取消了他的肯定的答覆，他在從這新的發炮估計着敵情了。戰鬥的地點是大義門村，距離司令部七甲路，其間插着一個名曰漂甲的小村。

「莫是打到漂里來了呢。」他平靜的送出他的思念。  
「這里該不會發生戰鬥吧？」余明覺得他的行期要打攔了。

「怕來也不要緊。早就給他佈置好了！……」

科長一眼捉住那個滿頭是汗的本科的傳令兵士。

「搞啥子麼？」他大聲的問。

「且等他碰來了！」那小個子上兵歡喜着回答，亮着青白的眼睛站立下來。「張六的隊敵了注意是做得好呢！又快，……」

「趕快去把孫的馬牽到司令部來！」

他們匆匆的分頭走了。

科長邁着穩重的步子回轉司令部去。沿街附近的老鄉，他們本只圍住他聽消息的，現在却用含愁的眼光一溜凝視着他。因為機槍聲並未稀落，也未遠去，反而更響亮，更緊密了。

「不要緊！」科長理解他們的意思，他叫着：「沒有甚麼！……」

然而，這慰藉對於余明完全無緣，因為他知道這不要緊，他相信他的伙伴的作戰能力和他們的判斷。甚至一場戰鬥可以引起他一番喜悅；一剎時間，倒像一個賭徒偶然臨着一席熱鬧的牌局，他的心立刻跳起來了。

然而，畢竟他是怎麼顯。戰鬥是點結束！至少不要徹底到本村來。總要找尋一點可靠的史料，他信步走向第三科去。

三科的主管任秀是負責敵情。對於各個據點的敵人兵員武裝的增減，以及通訊設備，他們都有詳細報告。那是在夜間傳遞了，那裏再派上，內間又是再傳遞，他們都很精熟。尤其是江西人，他對於兒女當兵那樣的精細，深諳其色。

他穿大衣，戴着手套，他緊坐在炕上，他仔細地聽，他聽得見每一句的響聲，而且他小聲地倒了一口水來，繪圖表了。他熱心傾聽他聽得上的話。

正當他的制在快完不能再圓的時候，蕩着那夜那空曠的時辰，他忽然叫了出來，他叫了出來。

「誰，你來得正身！」他長重變叫了出來，他叫了一聲氣聲。

「誰呀不好，你來呀老老實實的說，你今天又帶了來。」

一個小兒習慣嘆了一口氣了。但他沒有介意，他在炕沿坐下來。

「敵情究竟怎麼樣啊？」他繃了眉頭向着科長。

「一言難盡！……」

「請你止經話吧，彈彈琴！」

「那又彈三絃好了！」

「這傢伙！……」

爲了救活那個玩皮東西，斷手臂叫嚷着，動起武來了。

他猛撲身一把手攔住他再講。但那江西人身子一閃，躲開了。而且一下才去對方的軍帽。於是，更爲那軍帽，一場爭奪戰開始了。他們都是沒有童年的，都會經過長期的困難，而這些爭奪正是一種生活的補償。

當他們的粗野的笑樂停止的時候，左嘉笑着眼鏡走了進來。他是來找那科長的，但他臨時變了計劃，他直趨向斷手臂去。

「今天究竟走不走得成啊？」他攪着問。

「我比你更着急呢！」余明生硬的說，一面戴着帽子。「我就是來看敵情的，」也許自覺到不合適了，他笑起來，改換了口氣：「要是不太嚴重，那不打緊，下午就好走了。可是這個傢伙只會搗蛋！……」

「情形不嚴重吧！……」

眼鏡一晃，闖入者就又轉身對着那個正在張羅煙茶的江西青年。

「這個不要開玩笑呢！」他加上說。

「大約不嚴重啊！……老子爲甚麼要告訴你呢！……請坐啦！……」

科長忙著對付他的客人以及敵人。而且，爲了證明自己並非一味胡鬧，也很正派，他又忙著取下圖章檢取文件。

這時槍聲更加繁密起來。而科長的回答也不十分確定，但他，左嘉，終於丟心落意的笑了。他含情的望着那個微躬着兩寬大的背影；而且忽然看見他的背上落下一隻斧頭，……

從牆壁開出來搜刮財物的一隊敵人在大義門發生了遭遇戰。

他們被那里的防守部隊放逐出去，而且切斷了歸路，敵人於是又在倉皇中起單騎塗的衝鋒隊逃去了。

然而，他們不僅沒有找到出路，反而落進死亡的陷阱。現在戰鬥已經算解決了。只有零星的遠處的槍聲還在演奏著一折混合著快樂與痛苦的曲調的尾音。沉默的老鄉早已笑臉全開，大家正在忙著架上騾車，準備去戰場上接送傷兵。

那些在村外騾伏了一天，空等了一場戰鬥的戰士已經撤退回來。在夕暮的村街上，可以看見少數幹部領一些有著外勤的戰士在隨意踟躕。他們同老百姓談天，有的在抱著他們的娃兒遊戲。有個一個行家，那個身下夾著一只大碗的火夫，由他那隻空手打着拍子，在聽一隊小學生唱慰勞歌。

左嘉也在那堆人叢外面。但與其說是欣賞歌曲，毋寧說是想藉這點機會發洩一下已經按捺不住的愉快恰當一些。因為伸長頸子望了一會，聽了一會，他又匆忙的，帶點飄飄然的神氣轉身走了。



「這幾個小家伙真叫得好！……這下總算走得成了！……」

他毫無畏懼的轉過頭去。這一天來的擔心已經全消散了。

當他正準備轉身離開的時候他才相信，他的歸心如何切迫，而他現在對於出發已經毫無疑慮。他知道這部隊的習慣，他們不輕易決定一件事的，一經決定那便有如一枚深入木質的釘子那樣牢靠，除非碰着十分意外的變端。

然而，爲了更爲確定，他順便走向司令部去。他沒有會着司令，那個混身充滿活力的人物到小學校里打籃球去了。於是他就回去，存心好好休息一下。他的小勤務也正躺在炕上。這孩子是晉北人，只有十四五歲。當才從他的故鄉來到河北的時候，他把魚的鱗甲叫毛，而且老是對着廣袤的平原驚呼。

他來參加部隊已經有一年了。那被他留在故鄉和他記憶里的只有一個刻毒的祖父，一個癱在床上

的父親，和他那一段悲苦沉悶的童年。他有着一雙大的黑而深邃的眼睛，

聽着左嘉進來，他從牆上收下他那高高架起的腳，坐起來了。

「你真的就要走麼？」他出神的問。

左嘉扼要的告訴了他。於是嘆了口氣，那孩子沉默下來。

「好，」他忽然搖着頭笑一笑，喃喃的說，「我要仗打完了才走！……」



於是敵人得意揚揚的開進來了。……

他給這種戰術取了一個有趣的名稱：圍音門打。

「那個說平原上不好打殲滅戰？」他大叫着，「你要去創造啦！……」

他擡身起來去和左嘉張羅，同時他又瞥見那個落後幾步走進門邊的余明：他穿着整齊，十分嫺熟的敬着軍禮，有如一個健全的戰士那樣。

「你們來得正好！」司令官笑囁着：「現在可以清靜靜走了！……」

余明走進室內，問他還有甚麼吩咐沒有。

「只有一句話：千萬出不得岔子呀！」司令官嚴重的囑咐。

他隨又車轉身去，笑着拍拍左嘉的肩頭。他請他放心大膽的走；說，雖然是上包子，又只有一隻手臂，但在安全下，他的幹部却是極可靠的。他準可平穩的把他送過鐵路。於是左嘉略帶口吃的感謝着他的地主之誼。

「打擾的話倒不必說！……」

司令官切斷他，和他熱烈的握手。

「見了太太不要說我老不放你走囉！……」

屋子中爆發出一陣洪亮的笑聲。

「我這個人就怕女同志罵！……」

最後，那兩個就要踏上征途的旅人，退出來了。雖然他們有着一個共同的慾望，渴望着能親自登有真的螺馬販子多談一點，但却終於不能不正視一下這個危險的旅行的開端：有此甚麼人要走，該在甚麼地方集合出發等等。

余明被指爲這小集團的領袖，關於成員以及路線只有他才知道。

「格外就是劇團里幾個人，」他告訴左嘉：「那兩個胖子也要走！……」

「李崗也要走麼？」

想起那個前幾天還在演戲的孕婦，左嘉有點驚恐的笑了。

「不在關係！」余明滿不在乎的說。

「當然！……有多少武裝同志呢？……」

「這個你更用不着擔心。兩個手榴彈還要跟他搞一場呢！」

左嘉十分信賴的笑了。

他們已經到了收音室的大門外面。余明先停下來，他又告訴了左嘉一遍集合的地點、要他準時到場。最後，他們分頭走了，各人去忙各人的準備。

剛從黑暗中摸進那個整潔的院落，左嘉便大聲吩咐小鬼替他備馬。

「走得成了麼？」室內有人歡呼出來。

左嘉在房門口碰見那兩個走來送行的工作團的朋友。

「馬上就要走了！……」

他笑着回答；他的眼睛和牙齒在燈光下只是閃閃。

「你別驚動我的忙哩！」他又禱求的說。

他的聲音很顯得有點混亂。他匆忙的摸摸他的書包，馬袋，又用眼睛四處尋覓甚麼。那個小職務感覺得是甚麼事似的笑了。

「……這個傢伙！」左嘉大笑着；「叫你趕快去滾馬哩！……」

「你別要慌！」那浙江人安慰着他，「我們幫你幾下就搞好了！」

在才動身出來之後，那個新賦寧言的江蘇青年嘆了口氣。

「你倒好，他說，『我們要想回老家也不行了。……』」

「這正是你的好處，」左嘉兒已的說；「老實講，我倒很羨慕你們呢？假使沒有一個可以苟安的老巢，也許我離開前線的理由會少得多，至少不會這樣迫切！難道這樣忙匆匆跑一趟就夠！麼？無論怎樣說都差得遠呢！……」

他原想安慰人的，但他忽然感動於他的表白的真切。他嘆息了。

「總之，」他又感慨萬端的說，「我們都不是那種甘心接受犧牲的人！……」

「我看你們的老毛病又發作了！」那浙江人笑了起來。

院子里有零落的馬蹄聲傳來。於是談話立刻中止下來，而那種略欠健康的情緒，也便爲一種匆忙的行轅所打斷了。

首先是蹄起來大聲疾雷，接着就動手搬運行李，等到在馬鞍上扎好種種包裹，左嘉重又爲那種出發的喜悅所振奮了。那隻大個子青馬，交換的踏着蹄子，噴着氣，似乎它也預感到了一番長途跋涉的欣悅。……

當到達村街東頭關帝廟前的廣場上的時候，已經集合起來的人數並不多。在那靠近廟門口的一塊石碑下面，只有那幾個團團員候在那裏。一個編劇和兩個演員。那編劇把他的夫人送過路，還要轉來；而他這點往返之勞乃是爲了他們那愛情的結晶。他在北平讀書的時候是學的土木工程。

這是一個遠地的北方大漢。除了偶爾帶戲，他的嘴巴只有一個用途：吸煙。他的太太戰前看過護。那個前行幾步的浙江人，一直望着那個不時閃下火光的煙斗走過去了。他逼近他看了一會，就又回頭招呼他的同伴過去。

由於這黑夜以及廣場上的荒涼，由於過去的夜行軍的經驗，左嘉默着靜息走過去了。他也逼近那火光去。

「還沒有來齊麼？」他低聲的問。

「呃，」建築師簡捷的回答。

「你也要走麼？」他又把臉移向那孕婦去。

那個大膽的女人微微一笑，給了一個肯定的領首。

他所有的人都打過招呼了，於是退轉身去，致謝着那三個出幫他的青年。而從那個還在夢想着豐饒的故鄉的江蘇人手里接過了馬。他把他挽勸走了。

余明領着一羣人衆走向廣場里來。左嘉沒有帶清究竟有多少人，而且成份怎樣。他只能看見顛簸的人影。馬匹懶懶的踏着早已解凍了的土地的聲響，增添着四野的靜寂。他忽然聽見余明叫他：他應聲去，牽好馬順着叫聲走了過去。

余明正在忙着檢查行李。而且指責着一匹牲口的過多的負載。

「同志！」他含怒的叫着，「你像在搬家呢！……」

左嘉走過去和他招呼，主要是想表明自己到場。

「好好好，」斷臂客氣的說：「我就擔心你掉隊呢！」

「我已經等了好一陣了。」

「好的，」余明已經覺得哆嗦，但他忍耐着：「等一下我來關照你吧！……」

左嘉像是了却一樁要公似的退回去了。

他很滿意，覺得自己幸好沒有遲到。這也就是說，他沒有一開頭便給人一種不良的印象。自來部隊作客以後，他就凡事更爲檢點，處處當心着自己的行動，彷彿自覺是個缺點很多的人。但他忽然瞥見那匹馬負載着他的行李了。

因爲東西太多，馬袋完全裝了什物，以致被蓋簞得很高。

「糟糕！」他想起那個搬家的嘲弄，「我的行李也並不少呢！……」

已經有人在向大道上移動了。余叫叫着，走了過來。

「我們一道走吧！……這就是你的馬麼？……」

那個易怒的營部繃着眉頭，左嘉於是開始解釋。

「因爲有許多材料要帶起走，……」他說。

「不是圖樣！只是你的肚帶要搞緊啊。……」

余叫用他的鬍子替他檢查了一下，看看鞍上行李是否牢靠；於是催促他騎上去，他們一同跟着隊伍前進。



## 四

剛剛走到大馬路左側一個小村，隊伍就停下來宿營了。

而且，因為要分十多個前去後方受訓的幹部，他們才停留了三天。這雖然就叫一個歸心組的人感到遺憾，但出沒總算是確定了。凡事只要有丁兩端便好。

在這三天當中，左嘉認識了這小集團的組織成份，他們又聚集了十多個下級幹部，十多個文化工作者，三個機關團員以外，還有兩個宣傳部的同志。此外是十五六個遊擊，其中有着一個隨時的國民黨婦，他們的兒子在做國民黨的委員。

這叫左嘉驚恐的，是他同那負責的領袖交熟識了。左嘉自信如此，而且相信他已很了解他。當第一次和他見面時候，他直覺到這是一個嚴厲的人；凡事沒有通融，行止剛毅有用。但在三天的接觸當中，他覺得他的見解不空幻了。

因為他在街上露了很久，房子又不好的，等河宿營的時候，左嘉已經不快意了。帶着困難的脾氣，他坐在炕上解着綁腿。最後，他把草帽揭下來，放進綁帶以及腰帶，躺到炕台上去。而當鑽進被

窩的時候，他又頹唐的嘆了口氣。

「賤駒，同志呢！……」

鄭福和他同舖，正在盪着被蓋的余明，忽然寬解的笑了：

「管它媽的，總算走開頭了！……」

「他們明天該會到吧？」

「明天不到還有後天嗎！大家好好睡一覺吧。……」

翌日上午他又邀約左嘉去查俘虜。馮平知道他的無感，而且高興多長一節見識。他倒想親自帶去，刻被接受了。

村子里住着一個副部，那副部乎變成他的敵人。真是大義與戰鬥中苦戰精忠之士。鄭福一個高大健壯的漢子，朝貢大罪，表請明當漢寶。他在天津一家紗廠里工作，一九二八年冬在監獄中受刑。他的妻小那時還在天津。

他們傾聽着那噤聲東人，那個精練的敵軍工作者的預備說明，一同走進那間佈置相當考究的磚屋里去。

「巴格雅囉！」一個小勤務正在又跳又鬧的裝作英雄。

「翻譯員來了！……」

那個四川火夫裹著警報；隨又向那廣東人提出要求：

「你問警報還要捉姑娘嗎？」

余明制止住他們的爭鬧；一面走去檢視那個垂危的創傷。

「再過去一寸就沒入了！」他沉吟的說，

他仔細察看被蓋掩好那個扎著綢帶的多毛的胸脯。

左嘉也他三篇道聽說軍的情緒。他把他的希望向那廣東人提出來了。於是鹽販子同那受傷者交談起來。在在末後告訴他的朋友：上月份在邱一個敵人切腹外；一個在黃陂戰場對着自己的口將放了一槍……

「你問他爲甚麼呢？」左嘉多此一舉的問。

當着左嘉的問話譯成日語的時候，那俘虜顯得煩燥的擊了一句：於是那個敵軍工作者，就又重頭把它變成中國話了。

「他說，」他大笑著，模擬着那口氣，「他們討厭戰爭呀！……」

「同志，」余明對着左嘉露出他那略欠整齊的細碎的牙齒，一半玩笑，一半沾沾自喜的說，「你看我們怎麼不會打勝仗呢？我們就絕對不會有人想到自殺！」他十分輕鬆的從炕沿上站起來了。他從桌子上取來一點水菓，送往那受傷者的枕頭邊去。

「還要給他夠入的吃這麼好呀！」那個火夫驢叫出來。

「農民意識！……」

斷手臂笑瞞着，同着他的伙伴退了回去。

「現在算進步多了，」當單獨和左嘉一道走着的時候，他說，「開頭犯了好多錯誤啊！老百姓更叫大頭痛！你把俘虜交給他們放吧，總是跟你搗蛋！現在大家都理解了。」

「這大約就是你說的農民意識在作怪吧？」

「是啦，」余開笑着嘆了口氣，「其實都還懶得有點尾巴呢！……」

從幾天的談話當中，左嘉頗爲吃驚於他的理解力的深強。然而，同時他也發覺了他的缺點；在政治的認識上是透闊的，倘一跨進文化生活那頭細微廣泛的領域，他便見得粗糙而浮淺了。

不僅如此，他還把一切歸結於政治；而且歸結得那麼直率。

「同志！」在一次這樣的談話中間，他突然非笑的一下切斷左嘉與高采烈的辯難，叫嚷着說了，「政治上不進步一切都是空事！……」

左嘉被他弄得啼笑皆非。他有點承認他道出了真理，但又覺得不能那樣簡單。一個數理問題的解決，可以引起一番智慧的喜悅；一句有光有熱的文句的產生時，會激起全部感情的鳴奏；而其重要性並不下於一個政治問題，更不能把它看成一個政治問題。但他又很悵惘：他將永遠是個自由主義的作

家！……

不僅如此，甚至在與人接物上，他也發現那混猴性在作怪。在一般場合，余明對那批圍圍團團真是冷淡的，對對警部隨隨便便，但在和老百祥接觸的時候却總十分懇懇。他常常替老百祥燒水，就是替前晚一書廳裏子他事，笑說這混猴的。左嘉生也從這當中感覺勉強，但他下着結論：這是所謂「天高皇帝遠」的結果。

與余明同，這混猴性最著於於被被這一些敷衍。於他，大約是在向做做「工作」了。他這想念被這於一個偶然，所以便沒有再場下去。即使是政治，是否為他自自了，是否為他自他重新生出一條路膊？……

左嘉生見他常常捧着一本書，有一次他顯了越了一本小說給他。但是幾分鐘後，他竟帶着勉強的微笑，原封原樣還轉來了。

「不大感興趣吧？」左嘉生點點頭。

「沒有時間，——也瞧不夠啊！……」

「怎麼許多理論書你都讀得懂呢？」掃興轉化成了驚異。

「那些字是隨常看見的啦。我們是進了部隊才識字的呢！……」

他忽然忍俊不禁的笑了起來。接着十分坦白的告訴了左嘉一件趣事：當回轉前線的時候，他發一

那裏一羣方愛請的女同志搶了封信。他一到部隊就轉交了，在那丈夫，那農民出身團長，每三五次向他索閱，叫他不要太多玩笑；因為據他與談，他應該得到一聯東西，而那種信人只敢交口說。

以後，他受屈辱的把那原信取出來了，紅着臉指出那潦草筆跡而未尾的隱語，「這從嚴懲的吻」，於是大家這才明白，正是那個「體」字，而又為一切政治，總所少寫的一「吻」字鬧出「一場誤會」！

故事一完，那個粗眉毛，深眼眶的青年動靜，歡笑的太笑了。

「同志！」他終於止住笑說：「你看這有啥辦法呢！我們書讀少了。……」

只有這一次不寫沒有搬出那厚厚的一摞稿；政治的僵狹性。他的笑聲也不響亮，因為他正想到許多事。中國向來生水準；長期的因循和長期的沒有正題的戰爭；而且大家又都並無辦法。……

「他們總算是有病了，」他發愁的想，「好多人還和文字沒緣法呢！……」

他萬想不到這番的景況。他直覺到這個瘦弱精幹，變易易怒的青年人一定有着着「古怪可驚的圖解」。他不止一次的向他問起，但那一個笑一笑，結果是拒絕了。申言他並沒有甚麼值得說的。因此，他也實在用不着問。

然而，在停留的第三天上，他却無意中給了左嘉一個機會。他們一道出去探聽消息，結果問明那

一些他們正在等候的伙伴已經出發，當天就要到了。因為一陣高馳，他們信步到了村外。他們驚喜於北方平原的浩汗，極目着那些點綴在地平線上的遙遠的村落。但也許那是一簇白楊樹叢，或者一抹陰雲。

在白日的臨照下，在蔚藍天宇俯瞰着的田野上面，那些星羅棋佈的水車的冰鑿水筒，已經在工作了。它們散播着輕碎悅耳的聲響，彷彿在和南國的千百種鳥鳴比賽着春的報知。想起那個灰色暗墮的冬季，左嘉是歡呼了。

「嗚呀！」他激動着，長長咽了口氣，「真太好了！……」

「好是好，莊稼人就要忙起來了。」余明慨然的說。

「你做過莊稼麼？」

「我父親是種莊稼的。我們幾輩人都是農人。」

左嘉得到一個啓發，設想他已找到那把揭開秘密的鑰匙。

「你們現在該可以同家庭通信了吧？」他留神的問。

「通甚麼信啊！」余明回答着，蹲下身了，毫無目的的去掀一窩冬天遺留下的枯草；「早就沒有人了。因為欲一背柴，給人家捉住了，罰了兩本燈影戲，他老人家一氣，就這樣倒霉死了！……」

「你母親呢？」

「我沒有做過莊稼，」斷手臂沈患的緊接着說，嘴里嚼着一節草莖，「我在十一歲就替人家當放牛娃了。掙它媽二十弔錢一年！……」

「放牛像很苦呢？」左嘉投了句機。

「怎麼不苦！」他的同伴非笑的說，匆忙的從嘴里取出那根草莖；「白天放牛，夜裏要換茅草。簡直沒有睡舒服過，一上山就打瞌睡。就這樣把主人家的牛放失了，只好逼着往部隊上跑！……」

他又像痛快又像惋惜的啞笑了兩聲。

「你的環境恐怕還不壞吧？」他突然其來的問。

他側起頭來望着左嘉；而那一個立刻臉緋紅了。

「說不上頂好，」左嘉吃力的講；「小糧戶；有五六寸畝田。……」

「那也就不錯了啦！」余明笑着說，同時站了起來。

他的笑是外交式的，站起之後他又十分勉強的打着一個呵欠。

「我們走吧，」他隨即懶懶的說：「怕要吃午飯了。……」



## 五

「你原來是叫你這先人……」

「這件衣服還有別紙……一種平韻的樂府及賦着余明。」

余明看這紙上記錄着平韻的賦詩。他立刻放下他的作業，翻身起來，自己取出一大卷紙就本這詩玻璃的窗戶邊出去。

一身絨的高大的武裝同志正由余明伴隨着走進院子裏來。身穿一件已經變色褪色的棉短大衣，拿着一個槍，又拿個盛着的手槍。他的態度整齊而又軒昂，但是引人注意的，是他那看相青年模樣的表情。

他們一路笑囁着過來。而在那來客的陪襯之下，余明看來就像一匹與着着的猴猴一樣。他並沒有一秒鐘是空靜的。

「完全扯謊……」

他嚷叫着，繞向前面攔住客人的去路。

「我這問你呀，」他接着叫喊，「今天是好久啦？……」

「你要知道我們是分開住的呢。」新來者提醒着他。

「好了，不要再爭辯了！」余明大笑著，讓開了路；「你說我還是沒有脾氣，我看你的進步也不大呢，……照樣是遇事拖場！……」

他們繼續前進，已經踏上台階；但又忽然停下來了。

由於一個明銳實現帶來的新興奮，由於戰方間久別重逢的欣喜，他們具體談話，談話是靜了；嘩嘩的個還在門外等候休息的同志。他們回轉身去，把他們叫進來了。並且要求房東太太動手燒點茶。於是他們重又走向房間里去。

左嘉早已跳下炕了，他在期待着一場應有的介紹。

「你休息一下我們就編隊吧，」然而，余明似乎並不看重這編隊，他一味籌劃着正經事，免得就延時間。「我想我們可以編成四個小組，這樣好照管些。有武器的多負點責，我們的徒手人員是太多了！還有大肚皮一道！……」

他侈侈不休的談着並又問着新來者帶有多少人員武器。但那大漢子好像並不看重他的熱心；左嘉的沒趣，已經使他感覺到不好受了。

「你忙甚麼啊！」他搭訕的說：「時間還多着呢。……」

「老毛病！……照你這樣說明天還該息天腳呢！……」

余明生起氣來。他坐向炕沿，一下躺了下去。

「你看你，」那個半穩自如的角色打趣的說，「有生客介紹也不介紹！……」

並不立刻，恰如接受一樁無聊的差事，余明懶懶的撐起來了。

「對不住啦，」他浮着假笑向左嘉道歉，「我這個人總是大意！……」

他道出了他們彼此的姓名，作了一回簡單的介紹。

「鼎鼎大名的作家，」他又加上說：「他這次收的材料不少呢！……」

他勉強強強結束了他的致詞，重又躺下去了。於是他那假裝出來的笑容也就立刻改換成認真的不

滿。

但是新來者沒有把他放在心上。同志間的賭氣是件常事，疏忽了一個遠客却是一樁不小的錯誤。

他是懂得這道理的。他叫龐得山，曾經在馮玉祥將軍統率的西北軍里受過嚴格的軍事訓練，算得一個

合格的正規軍人。

他只有三十帶點。他和余明在同一部隊里工作已經七八年了。有三年時間，他們曾一道在一個團里負責任。一個做着參謀，余明是政治主任。他常常頭痛於他的伙伴的嚴刻易怒，但當應付那些千鈞一髮的危機，堅持那些極端艱苦的戰鬥的時候，他又不禁對着他那神聖的怒火表示出他的尊敬。

他知道他現在還未認真生氣，也非認真生氣的時候，於是有如一個嫻於禮貌的士紳那樣，他緩緩舖張開一番溫雅的笑臉。

「前方就是甚麼都不方便，這回太辛苦了！」他慎重的說。

「要你們才夠得上說辛苦呢，」左嘉充滿感愧的回答：「我一個人住開屋子，每餐吃白飯頭，比起你們真的幸福多了！……」

躺在炕上的余明輕輕嘆了口忍耐的氣。

「我們再辛苦也不覺得，」龐得由微笑着，「你們可不同了！……」帶點嘲弄的苦笑，斷手臂忽然翻身坐了起來。

「同志！」他盡力克制着感情，「究竟打不打算走啊？」

「當然走啊！」左嘉感覺詫異的叫了，彷彿真有人主張歇腳幾天一樣；「這一來就耽擱了三天，前頭有沒有阻礙還說不定，老是停下去怎麼辦呢？」

「那嗎好，」余明緊接着說，「我們現在就來商量一下！……」於是一場詳盡的商討是開始了。

他們喝着老鄉送來的開水，研究着應該怎樣編隊才算合適。左嘉原想退避開的，他們留住他，說是於他其間並無祕密。他不能確定這是出於客氣，但他遲疑一下，終於停留下來。

商討的進行頗為順利。當靡得中洗好腳的時候，初步的決定便結束了。假就是讓，大家同意了在一個獨立的單台下分編四個小組，由一個隊長一個隊副負責指揮。那些抗屬的安頓也確定了，他們被編在幾個智識份子一組，而不負擔任何勤務。但也就在這裏，他們鬧了一點誤會。

問題本來算已結束。但是出於客氣，出於細心，當余剛想到那些星羅棋佈的敵人的據點，想到路線的飄忽曲折，而在強調着一種必要的紀律的時候，靡得中忽然笑着切攔住他。

「你這個話自然是對，」他說，「但也不能一概而論。比如有的同志，……」

「這已經討論過了啦！」余問着怒的叫着；「那些抗屬叫他們跟着走好了。還有李海，魏志個大肚子，難道好意思叫她去放哨麼？這當然不能！……」

「可是，……」

「就是那些團團圍員，也該和別人不同，……」

「我是說的左嘉同志啊！……」

「他當然更是例外囉！……」

余不大耐煩的叫了。

他的不耐煩，在於奇怪他的伙伴竟會把他看得如此無知，會叫一個有名的文化工作者去站崗守哨。然而，左嘉因爲一時忽然想起了介紹時的勉強情形，想起了午間談話中那個生硬的結束，也靜自

然把那不能煩厭在己名下。而且，他還特別聽出一種看不起人的嘲諷的調子。

不僅如此，在一剎那間，憑着他的敏感，他更替他添補了兩句他以爲他還沒有說定的話。「他更  
然是例外啦！」他認定他原想這樣說的，「你說我沒有長眼睛麼？曾叫一個又不耐煩的人去受活  
罪！……」

他感覺他的自尊心受了損傷，而那種求責備的本性也在開始鼓勵着他，不要叫他過份丟人；他  
一下站起來了。

「你們不能這樣！……」

他微笑着、雖然上唇的右角有點顫抖：

「無論如何不能這樣！……軍事生活我也過得慣呢！……」

「那怎麼行！余明首先否決了他；「這個問題不必提了！」

「你以爲我不來苦嗎？」

「不是那個話，」龐得山笑着露出他那大而整潔的牙齒，「第一你是遠客；其次，你的責任是女  
化工作，並不在這上面！……」

「不行，不行！……我要向你們要求平等待遇！……」

晃着眼睛，左嘉浮上一個十分勉強的微笑。

「你們要曉得，」接着，他又故示幽默的說，「既然上了一回前線，要不讓我嚐點軍人生活的滋味，我也有點想不過呢。……」

「你用不上這樣啦！」龐得山沉吟着。

「依我看這樣吧，」余明憑着他的直爽下着結論，「既然左嘉同志自己願意嘗點這個滋味，我們接受他的意見好了。不過用不着客氣啊，」他又笑望着左嘉，「不高興的事你可不必硬做。」

「我就是不會打仗！我也手無寸鐵。……」

攤開兩手，左嘉擺出一付調侃的神氣。那兩個毫無成見的笑了。

他們沒有介意他的譏諷，因為他們對他並無惡意。而在事實上，左嘉的不快確已很輕淡了。現在，他已得到了補償，恢復了自尊心。而且，他還覺得他的堅持來自本願，而非出於賭氣。

他們並沒有介意他。他們趕着跑出去召開全體會議去了。這是一個嚴重的會議，一場冒險生活的開端。他們要在這場會議上正式產生隊長隊附以及四個組長。會場被指定在村外一處墳墓里面。這是個好的所在；當嚴冬的時候，在廣闊的平野上偶然發現出它，人會感到一種擺脫一場夢魘那樣的喜悅。

在一片翠柏的映照之下，在那幾堆黃土上面，在那些直立不動的白石墓碑中間，大家談的話已經很不少了。而且，幾個負責人員的選舉已經正式完成。現在，隊長余明正式在宣佈着一種行軍必需遵

守的嚴格紀律，以及個別的任务。

「我並不是想要約束大家！」拋出他的獨臂，隊長含怒的斬切的說，「這是在淪陷區域，我們隨時都要從敵人的據點當中插過！……」

「你怎麼也選我啊？」左嘉着急的向那編劇家耳語。

建築師翹着煙斗微微一笑。

「真太開玩笑了！……」

他隨又自言自語的說，無可奈何的嘆了口氣。因為，雖然決心要同大家共嘗甘苦，左嘉實在沒有想到他會當組長的。宣佈的時候他曾再三反對，隊長隊附也都感覺不很恰當，但那些選他的人不肯承認。現在更加無法擺脫掉了。

「因此，」隊長說：「我要求大家遵守紀律，尤其是在通過鐵路的時候！……」

「真是糟糕！……」

小組長有點啼笑皆非了。但他終於拔出自來水筆，開始做着紀錄。



## 六

這是一條變幻莫測的漫長的旅途。……

出發的村子和鐵道之間的距離，實際至多不過兩百里路。在已往，這只需兩天的行軍就到達了。

然而，現在這個廣大和平的原野已經變成了一片波濤洶湧的大海，……

爲了通過一處暗礁，一處敵人的據點，你得繞道幾十里路。而一場不意的戰爭的風暴將會破壞你的全部航程，請你重新再來一番佈置。正是這樣，旅程被擱長了，也許可能長至二千里以上。於是那些別樣的行者，開始游蕩起來。正如一葉尋覓航線的孤舟。然而，在這大地的海上，可實際望的距離是太多了。……

在左翼被選爲組長的翌日，嚴肅的行軍便開始了。在初被選出的時候，他稍稍感到棘手，但他是個矜持的人，結果他倒十分認真的負起他的責任，他在當夜便再三叮囑他的組員嚴守時間，而大才聰明，實際離開出發還有一小時多的時候，他便起來催促他們集合。他的熱忱連余明也驚異了。

現在，行軍已經持續好幾天了。在這幾天當中，他還沒有做出甚麼失格的舉動。行程也頗有常

規，並未發生甚麼意外的重大阻滯：照例，天一見亮，便一齊集合起來出發，於是開始重複一次上一天的經歷。

爲了保守秘密，集合的地點往往被選擇在村外不遠的靜僻處所。

「大家請請入教囉，看看那個陣線！……」

隊長得到了各個組長滿意的答覆。

「借老鄉的東西還清楚沒有？」隊長又問。「下細記一記囉！……」

他們便連一雙筷子也沒有忘記歸還屋主。

然而，接着還需提出嚴格的追問：燒了柴草給領沒有？走訪時候是否曾經掃除過房間？如果有人由於鬆懈，或者由於旅行時過份匆促，丟下了他可應付的事，則需要受審追查，並且被派轉去別處。

關於每一天的行軍檢討的總結，也由由隊長在出發前宣佈的。有時候很簡單，若果有誰犯了錯誤，往往會費很多唇舌。有一次，因爲一個隊員在休息時間偶爾向老百姓說出是過路西去的，這疏忽把隊長觸怒了。於是在集合的時候，他嚴厲的指責着，並重又向大家叮嚀一番保守秘密的必要，以及隨便說話的害處。

「老百姓對我們自然很好，」他說，「但是他們不見得會一個人嘴穩，不污七八糟亂說話的。而且，你也沒有隨便告訴他的權利！……」

總結報告一完，於是出發。隊長策着馬帶頭走了。

彷彿甚麼動物的觸鬚一樣，他是前導，他得走向先頭去偵察活動。有時他又會是一個出色的給養人員，當隊伍到這一個應該休息下來吃飯的村子的時候，一鍋熱騰騰的小米乾飯已經預備好了。

在嘉最提防的是怕他會忽然奔馳轉來，突然發出一道轉移的命令。

「往轉的挪！」他會這樣叫着：「大家來變動點！……」

這多半因為前面將要插過的據點上的敵人有了增加，或者有了甚麼行動，這員將領轉去，在村公所詳細研究一回周圍的敵情，向左右繞過兩三個村子，就把那暗礁迴避過了。有時則需準備一番意外的黑夜行軍。然而，若果前面正在進行戰爭，或者有敵人游擊，情形便要嚴重多了。

幸運是這樣的岔子，他們在四五天中僅僅碰上一次。那發生在行軍的第四日的中午。他們正邁着，忽然聽見了纏約的砲聲。這在起初並沒有使他們如何看重；然而，他們看見隊長風馳電掣的疾馳着奔轉來了。

而且，因為一時變了風向，那正像是由他帶了來的，砲聲逐漸清晰起來。

「來變動點！」他含怒的叫着，「立刻往轉的挪！……」

「就像在附近打啦！」張附龐得耳朵測着距離。

「老鄉說是東台！……大約和一支隊碰響了！……」

回到剛才出發的村子，他們立刻安下崗位，並且要求農會派人偵察。

直到黃昏時候，農會派出的人把情報帶轉來了。作戰的地點確是東台，相距十八里路。那裏一個剛剛脫離生產的游擊部隊受到一場不意的襲擊，損失相當嚴重；已經向大北溜方面掩護着退却了。

「敵人是出來游擊的，」那老鄉接着說：「他們太大意了！……」

「敵人還住在東台麼？」

「挪出頭了。聽說是靈都出來的。……」

這場意外使得他們多停留了半天，繞了一個相當曲折的圈子。

但在四五天中，這樣的麻煩只有一回，接着便又恢復了常態。照例，到了金黃的落日擺在平直的地平線的時候，就宿營了。而跟着來的則是小組長們和隊長隊副的會報。詳盡而認真的檢討這一天的行軍經歷。

他們很少發現甚麼重大的過失。然而，有一次，那個像在專門找尋缺點的隊長，閃着懷疑的眼光，冷冷的凝視着左嘉笑了。

「左嘉同志，」他含意很深的說，「你那一組要釘緊一點啊！……」

「我總不能硬說他們犯過錯誤來啦！……」

這時會報已經結束，大家都想休息，而隊長却在尋事生非！於是左嘉認爲他對智識份子顯然懷有

成見，而且以爲他的報告全是假的；這把他激惱了。

「他們確實相當好呢。」他又強笑着加上一句。

余明沒有回得上嘴。他在盡力克制自己，而且很感沒趣的笑了。

「你誤會了，」隊附笑着解釋，「他絕不肯懷疑我的報告……」

「我懂得！」左嘉齡會說；「不過我也還沒有疏忽過我的責任呢！」

「我絕對不會。疑你工作不熟呢！」余明終於感憤的叫了；「可是你也不要那樣自信！比如吧，

李尚那當官一天都趕起個煙斗，一晚上就回他也就……」

小組長感極害羞的笑了。

「好下吧。」他拉住他，「我回去就向總報告……已經說過多少回了……」會報完畢，吃

晚飯，接着就分派崗哨。

左嘉不滿意着自己的輪次，有時他還代替他的組員站崗。他是一個負責人，他也接受了那

負責人應有的榮及尊嚴。其實他也很不安穩，自從有大部分分開以後，他的神經，似乎非到跨過平

漢線不肯休息的。

何況橫道地每每夜起來照料牲口，現在是歸自己照料自己的馬了。他得親自上草上料，而

且，在卸一個合路的馬夫，他總守着它吃，並非混混沌沌把草料傾在槽里了事。但他不常騎它，寧願

多走點路。他是存心顧惜它的，因為他不知道路有多長，不知道甚麼時候襲來一場戰爭的風暴。……

這是一條變幻莫測的漫長的旅途啊，它之不可捉摸有如一次冒險的航行。

## 七

在第六天上，隊伍很早便在北巖家塢停歇下來。

這裏鐵道只有三十甲了。他們得好好休息一下，準備一下，準備蓄壯一場冒險行動必需的精  
力。他們也許可能一下突破那個困難的頂峯，立刻結束掉這場奇異的旅行。也許會把行程拖長下去，  
甚至發生一點不幸……

顯出一付疑難莫決的沉悶神氣，隊長終於走回來了。

「怎麼樣？」隊附平靜的仰起頭來。

「搞它媽修卵啊！」余明嘖叨着，略感頹唐似的坐向炕沿上去：「通通挪到高陽方面去了……連  
鬼影子都沒有找到一個！……」

「敵情呢？」左嘉顰蹙着微黑的圓臉。

「山杉正在保定闖軍！」隊長十分簡捷的回答。

他含怒的把他一隻腿子盤往炕沿上去；於是，停歇一下，在一種沉悶肅穆的空氣里面，他平板無

味的，幾乎帶點殘忍的，一直說下去了。

他詳細談到那個他們打算求助的同一番號的隊伍的轉移。因為高陽方面正在發動戰鬥，他們恰恰在前天調動走了。他們返防的時間誰也不能確定。至於敵情，正因為那個混蛋的闖軍，沿線的戒備已經格外嚴重起來。

在已往敵人便把平漢線當成一道險關的。除埋鐵甲車的經常巡行，和所謂護路村的組織，便連一個小站口也不放鬆，安設下種種的裝置：探照燈和聽音器。最近，爲了那強盜頭子的安全，化得更增加了。他們每每出其不意的搜索那些可疑的村落，出其不意的在道口設下伏兵。而且隨意派着子彈，……

「敵情就是這樣！」隊長結束着，「這一回日子叫我幫着掙好了！」  
露出他的並不美觀的牙齒，他那鬱悶的臉上浮現一個冷冷的微笑  
「他們也是去路西的。」他又淡淡的加上一句。

他的所謂「他們」，是指那住在同一村子裏的一支地方性的雜牌部隊說的，他們原來駐防津浦線的文安一帶，因爲遭了一次潰敗，於是決定抽過路西重新編整。他們的人數約有兩千左右。

當余明的報告完結的時候，左嘉嘆了口氣，把眼瞞埋下去了。但他現在昂起頭來，彷彿隊長的談話給他帶來一種無上的啓示。



「我們跟他們一道是不很好嗎？」他忽然得救的說。

「這倒也是一個辦法。」隊副謹慎的同意着他。

「我已經交涉過了！……」

「他們答應嗎？」小福問道，及時的插進來問。

「當然答應。可是何止，你要知道這是一『甚麼部隊啊！……』」

「管他呢！至多不過是『們同兩天吧』。『左路軍』的時了。

隊副聽了，他忽然覺得這話裏面有一種微妙的暗示。

「這話是『沒看見過』，『嘆了口氣』，說『真話的體面』，『還沒有出發』，他覺得這話裏面知道

了。『真沒有意思』……」

這正是他當時所想的，或者說，正是他當時所回絕的。

在「回絕」之後，探明敵情之後，他之拜訪他們正『希望同道』。他是沒有忽略過『『雜牌部隊』』的舉動的，他雖然在黨所說，短時間的同行，他自認爲並無大礙。但在回來的路上，那疑慮開始爬過來了。

當他打從一家攤子經過的時後，他會聽見一個女軍正在高談闊論。

「我不想別的，」那女軍端着『一碗高粱』，十分渴望的說，「只想過了鐵道好好睡它媽一覺！……」

已經半個月沒有點『炕』了！……」

「你們是穿那軍來的吧？」那營長說。

「……」……「天多！今晚上不要出事了才好呢！……」

「……」……「……」……「……」……「……」……「……」……「……」……「……」……「……」……「……」……

「……」……

「你們去去聽聽吧，」他結束着他的追述。「……」……「……」……「……」……

「我想進入這……」……「……」……「……」……

「……」……「……」……「……」……「……」……「……」……

「……」……「……」……「……」……

左嘉越發顯得愁眉不展了：

「……」……「……」……「……」……

這有點近於喜辭，而然心情上說，則又……「……」……「……」……「……」……「……」……「……」……「……」……「……」……「……」……「……」……

「再拖下去恐怕更糟！」他又加上說，沉重的嘆一口氣。

「同志！」隊長振奮的昂起頭來，「我們比你更着急呢！……」

「你再急一陣也沒有用的。」龐得山安慰着左嘉。

「真活見鬼！」余明忽然怒髮衝冠的叫了，「這樣的部隊……」

「好了吧，」左嘉煩惱的說，「……」

他想要勸阻他，但是毫無用處。因爲這已經成了習慣了，每當臨着一道難關，碰上一樁煩雜問題需得確定的時候，隊長總是一着脾氣。所以，雖然表面是在懣怨友軍，實則他倒是在努力鎮壓那些叛離着他的雜念。

他是經常出生入死的，這點小問題又倒難住他了。因而他就更氣。

「你沒有看見那個負責人啊！」他毫無假借的一直叫嚷下去，「簡直是……早該回去抱孫子了！……」

「好了吧，」龐得山大笑着，「說我們自己的事情了吧！」

「我知道，問題無論如何總要解決！……」

「那又怎麼樣呢？」左嘉和上去問。

「依我說麼，……」隊附打算提出自己的意見。

「毫無辦法！……」

隊長同時叫了出來；他的怒火顯然已平復了。

「我看只有跟着他們走了！」他緊接着說：「不過我們應該保持自己的獨立行動；走是一道走，

出了岔子我們要抽得脫身！」

「我也是這樣想，」隊附贊成着：「我們自己機動一點好了。」

「對對對對對，」左嘉異常興奮：「萬一又通過了昵？……」

「我更希望這樣！……」余明平板的說。

他原想這樣加一句的：「難道我願意帶起你們繞圈子麼？」他嚥住了。

「既然你們同意，」他停停說，「趕快把幾個組長找起來罷！」

「怎麼，今晚上就要走麼？」左嘉稍稍有點着慌。

「有甚麼辦法呢，你是跟着人家走啦！」

「我看這樣倒好，」隊附安心的說，「免得越來越知道的人越多。」

左嘉默認了。

「也對，」他想，「要出岔子就早點出吧！……」

幾個組長已經全到齊了。他們一同擠在炕上坐着，嚴肅而認真的傾聽着隊附龐得山的詳細報告。

黃昏正在侵蝕着屋子的角角落落，窗外不時送來一陣晒場上的乾糞的氣味。一隻蠍子，嗒的一聲從屋

頂上掉下來了。

在夕暮的靜寂里，那個皖北人把各方面的情況都報告完了。於是他就進入隊部負責人所作的那個

最後的決定，以及它的要點。

「總結來說，」他結束着，「第一道走，我們隨時要準備獨立行動！……」

當隊長講話的時候，他特別強調着規律、戰鬥的信心和戰鬥的準備。

「這並不是不信信你們，」他接着說，「這回情形是不同了。我得格外警惕！又有抗屬，又有大後方的客人，若果出了岔子，不要說我丟臉，就連本軍的名譽也會掃地！……」

最後，他又再囑咐客人扶持那個孕婦和幾個孤兒，於是散會，於是催促組長去進行最後必要的準備；主要的是強迫全體隊員好好睡覺一覺。隊部應得由他派去和友軍接洽，問明準備的出發時間，集合場所、路線以及口令。而當所有的人量退去之後，余明動手檢查起他的武器來了。

他走向外面台階上去。他緊握着那支左輪的把柄，拇指一碰，那個算是那些漂亮的小東西的齒牙的輪鏈便完全顯露出來。於是寧槍筒插進半錯着的兩腿之間，他就動手打囉。從那輪鏈上的每個小孔一直看那條神祕莫測的跑道。

有如母親收拾孩子，他是做得那麼容易。那個纏着乾糞的人婆笑了。

「同志，你不要嚇唬了油麼？」那厚皮關切地問。

「不許，」他忽然發了怒，「油怎麼用得着嚇？」

「你麼不油呢？」

「也不用。」他說，「用錘子錘片的小指擦着皮膚；」謝謝你！……」  
爲了自己的笑話重默一會，那老太婆終於又緊緊的說起來了。她直接誇獎着他的經驗的靈巧，並又連帶的讚及他的語言。

「啊，天老爺！……」

當聽見這聲響那斷臂的時候，老太婆總着臉發抖了；

「我們就是指姆上錘一針也要痛半天呢！……」

「自然是痛，」隊長笑着說，站了起來，「現在錘到節令部還不大舒服。……」

他把手槍插進帶在皮帶裏的套子裏面，穿過場壩，走向大門外頭去了。他想去檢閱全體隊員是否已經休息，他頭碰見了正從對面走來的左嘉。

「同志，」他關切的說，「你怎麼不去睡呢？」

「我要去照料一下牲口。」一種混合着匆忙和苦惱的聲調。

隊長唏噓着微笑了。

「好，」他說，「今晚也許要用它了！……」

## 八

「同志，我這個騾子有點驚啊……」

穿過暗夜，那個獨隻眼老回回轉過身來下着警告：

「你稍稍隔開兩三步吧。……」

於是，左嘉把他那匹年青和善的青馬緊緊一勒，等那黑騾子占九四五步了，然後再又放鬆佩帶，讓它跟蹤前進。而且，他又沉沒在混雜的想念當中去了。

他頗驚心於那些出發時的騷擾。在集合場上，手電筒亂晃着，嘲雜的人聲有如發自一片野市。這和他四五個月前經歷過的夜行軍是極不同的。在那些夜里，你很難找出一句話聲來，一根火柴的光亮往往引起嚴重的責難。便在極端迫切的場合，混亂驚惶也少有的。他記起了邊塞一役的緊張情形。

敵人在午後三時便佔領了距離司令部八里路的呂漢，同時，十里路外的橋北也已撤守。一次險狼的分進合擊，眼見是成功了，但是直到黃昏時候部隊這才集合轉移。而在出發半小時後，敵人就到達了。攻略下那座空無所有的村莊。

他替他們設想，若果碰見這種情形又將怎麼樣呢？他們的秩序是多糟啊！……

然而，現在他的耳根已經很清靜了。只有間或可以聽出一聲咳嗽以及低語。這不是甚麼紀律發生了效驗，更不是誰的煩憂得到了諒解，倒是那種走了十多里路的生理上的疲勞鎮壓住了大家。或者，在這沿岸的夜的靜穆里面，他們已經感到了人類的擾攘的無聊。左嘉這樣作想；他嘆息了。

他抬起頭，毫無目的的瞻望了一回，似乎想要探究一下這莽莽平野上的夜的邊際。隨後他又更番的審視着前前後後的行列。但他一無新的發現，照例是一些並無若何差異的蠕動着的人影，以及高聳着的黑黢黢的騎者。

有人在擦燃火柴吸煙。但在幾小時的經歷當中，這已不足使他驚異了。

他僅僅由這火光想起了前一次通過平漢路的情形。想起還離鐵道半里多路使一直照明着他的那個小車站上的探照燈的光亮。想起他的恐怖，和偶爾爲一叢樹木隱蔽一下時的放心以及喜悅。彷彿那點陰影已經使他獲救。……

「這一回我靠不得了，」他憫笑着；相信上回的經歷即將復活。

然而，前面的列車忽然囑鬧着停歇下來。他的馬頭和那騾子相連接了。

那走馬吃了一腳，打算飛奔開去，但他用力制止住它。而當他跳下馬來的時候，那野市又開幕了。四處傳播着笑語聲，埋怨聲和咳嗽聲，以及那種疲倦透了的很響很響的呵欠的聲音。有人不加選



擇的就勢躺倒下去，於是隨即打起來。……

牽了馬，左嘉忙着去找自己的隊長。他終於發現他了。

「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你趕緊騎起馬去問一問吧！」隊長正在叮嚀着準備上馬的庫得山隊副，「有情況就立刻轉來。」

……我要到前面去了！……

「這究竟是搞的甚麼鬼啊！……」

「左嘉同志麼？」余明逼近他望了一眼，「快去把你的人叫攆來吧！大家記清楚啦，」他又掃了

一眼別的幾個組長，「就集合在這里，不准那個亂動！……」

他已經騎上馬，背着隊副去的方向急馳而去。

他所停留的地方有着幾株鬆樹。所有的人全部都集合齊了。他們默坐着，羨慕着彼此代替了喧嘩的吞茶的對聲。總指揮羅敏在太太的懷抱里吸燃了煙斗。他輕吸一口，那個大膽女人的寧靜面孔便在火光中閃爍一下。她傍着丈夫坐着，就像坐在公園里的一樣。左嘉看見她睜開小嘴笑了。

他微嚥了口氣。他感覺到悵惘，因為他不能夠確定那個微笑代表着一種怎樣雖然前來的意念。

她感覺到了一下胎兒的悸動，聯想起了一段愛情上的黃金般的記憶？或者，驕傲於這種別緻的游牧生活乃是一頁新的歷史的插曲？……

他忽然意識到自己的焦灼。於是，他覺得那個女看護是在嘲弄他了。

「真是糟糕，」他毫不自覺的咕咕了一句。

「呵，呵，呵，」那個獨眼的回教徒打着呵欠。

彷彿顧客似的，左嘉接着陪他來了幾下。

「剛才吃了幾腳吧？」獨隻眼忍着呵欠問他。

「還好。」

「傢伙就是愛驚！」那個蓄著長鬚的老人絮絮的說，「跑路行呢。去年回民大隊給鬼子圍住了，打幾天不鬆手，你才息下，又來了。我就沒有走過一步！……」

隊長隊附從暗黑的原野上陸續馳回來了。

他們已經清楚全部的情況。一里路外發現了一個窠好，經察覺，那個背叛祖國的人就逃進一座祠堂里去了。於是前哨要求停止進軍，包圍了那祠堂。他們說服着和勸誘着，而那混蛋死也不肯出來。最後，一隊勇士衝進去了，而且解除了那支使人望而生畏的木製假槍！……

這就是所以突然停止前進的全部理由。然而，隊長沒有報告，隊附也沒有報告。他們都帶着一種喜怒參半的惱恨，感覺太掃興了。他們僅僅簡捷的催促大家準備出發。但在最後，左嘉實在耐不住這悶葫蘆了。

「這究竟是怎麼一會事啊？」他發愁的問着余明。

「說起來醜人！」隊長嘮叨着；「趕快排列子去吧！……」

同樣的行程又開始了。同樣的沒有差異的人影和同樣的漫無止境的黑夜！……

當到達張埠的時候已經午夜兩點鐘了。這里離鐵道有五里路，隊伍應該停留下來等候着武裝偵察的最後報告，起初列子就停立在黑魃魃的村街當中，隨後便又自由散開，分頭移向階沿上去。

也許因為已經接近鐵道，這一次的秩序比較算好。至少沒有鬧嚷和抱怨了。大家沉默着，收拾着自己的裝備，主要是一雙腳。那隨行的一隊人也較以前忙碌。那些自願扶持他人的幹部正在叮囑他們的對象：不要慌張。不要離開他們。

當聽到必要時候需得扶持着前進的時候，那獨眼睛忍不住笑了。

「好，我不要你們扶！」他拒絕着；「我有騾子！……」

「牲口要過了鐵道才能騎呢，」扎着鞋帶的左嘉從房插嘴。

「我也不要你們扶，——幾里路我跑得的！……」

「太封建了！……」

有人和那老頭子打趣，於是立刻引起一陣啞笑。

然而，正在這時候，他們聽見重機槍聲。散坐在階沿上的人眾一下站起來了。大家驚愕着，車前

車後的問着那些恰巧碰上他們眼睛的人影。一切都混亂而羅香，一支電筒穿過街道亮了一股，忽然又沒有了。

從村公野里，一羣人漿漿鬧着急走出來；前面一個老鄉提着一口小燈。

「同志！那莊稼漢在憤憤的叫着，『你們催我沒有用的！……』」

「我們給你馬騎，」一個武裝同志勸誘着他：「你站站噠！……」

那口小提燈不動。一大堆人包圍過去。

「甚麼事情？……唔！……幹起來了！……」

「真是一塌胡塗！」左嘉嘆了口氣。

「不打緊！」隊附安靜的說。「我們的人不要亂走動噠！……」

從村街的西頭，有馬蹄聲急響過來，三個騎着奔馳着出現了。

「同志，搞響了麼？」圍着提燈的人衆忽然散開。

「不生關係！……老龐！……」

騎者之一在左嘉面前勒住了馬；躬着身子四下窺視；他從馬上躡身而下。

「怎麼搞的！……」

隊附和小組長一齊發問：同時村外鳴了兩響步槍。

「去它媽的。」余明咆哮了。「這像是在告密呢！……」

於是，他簡單扼要的告訴他的伙伴。偵察前哨為敵人的伏兵所察覺了。他判斷那是把官預目的，他們不會進擊。然而部隊必需立刻轉進以爲應付。他已經把他的意見向那兩個同行的騎者說出去了。

「你聽，」他叫他們注意槍聲，「這是官原處響！……」

「這樣說今晚不武鏖了麼？」左嘉失望的問。

「你還想進去？不出鬼就算好了！……它媽的這樣混亂！……」

「真糟糕透了！……」

左嘉覺得自己的旅途一下又挪開了。他感到惱怒。惱怒那些不可饒恕的笨拙的偵查，惱怒打斷了的驚惶摸索，和那兩架快槍的槍聲。而當車又上路的時候，這點惱怒又立刻轉化成自嘲；漸漸沉沒在疲憊和無聊里了。

同樣的蠕動着的人影和那個同樣的漫無止境的黑夜！……

他竭力想使自己假寐，這是早經習慣的了。但他沒有做到。他就那麼眼睜睜一直望入黑夜；皓曉了；一輪紅日緩緩的從那滿佈霞采的天末湧現出來。

他們宿營在一家激響着手搖鐘的驢的院子裏面。而在那些粘滿飛絮的炕上，那些業經洗好的鋪的組員們都已全部睡去。他們沒有脫去衣服。其中一個剛才脫去了一隻腳，手裏還握着那隻腳，就那麼倒下去睡熟了。

小組長左嘉驍然的望着那隻赤腳；隨又瞟了一眼那口還在冒着熱氣的腳盆；於是一種責任感催促着他，使他覺得他該有所行動。

「這個傢伙！」他顯得煩惱的叫着，「你起來洗好腳又再睡啦！……」

他隨又用手推推那個團團圓圓；但那個團團翻身，似乎睡得更舒服了。

「真是糟糕！」

他羨慕着別人的酣睡，氣惱着自己的不肯安靜。

他索性跳下炕，走出院子去了。他覺得，當果問明駐馬村周圍的情況，他可能好好睡一覺的；其次他還該看看部隊的隊長；他對他們的信任已經完了。

在整個村子裏面，他沒有碰見一個武裝同志。所有借來宿營的屋子都在散發着鼾聲。就像玩把戲樣，在一家馬掌店里，一個火夫躺在一條窄小的長凳上就睡熟了。村公所里在鬧鬧颯颯的徵集着食糧馬干。他想去找隊長，但他一直走去。然而，當那老鄉告訴他右側二十五里便是定州，三天前還有敵人出來游擊的時候，他就更難安於這局面了。他想看看村外是否有着崗哨，而他一無所獲。

站在村口，穿過那些和平的田野，他含愁的向着定州方面望過去了。

「我們自己該派人啦！」他憤憤的喃喃自語；「明知道靠不住的！……」  
埋怨着隊長，他在考慮自己是否應該停下來守哨。……

「不打緊，」他忽然聽見背後叢林里有人說話，「同志們安心休息好了！」

「可是，同志，」余明緊跟着說，「這個開不得玩笑啊！」

那人揚聲笑了。

「怎麼，我還是村農會的主席呢！」

當左嘉走近隊長的時候，那主席已經走出叢林去了。

「你也沒有睡麼？」余明眯細粘滯的眼睛注視着他。

「他們說這里離定州只有二十多里路呢。……」

「快去睡你的啊！」隊長切住他；「老鄉就要派人偵查去了。」

「啊！……」

左嘉安心的叫了一聲；隊長的勤勞打動他了。他渴想有點甚麼表示。

「去它媽的！」余明忽然詈罵起來，「把多餘的事情都搞出來了！……」

帶着乖戾的神氣，他從樹腳下站起來了。他高聳肩頭，動手抽緊着皮帶。

那個不可饒恕的偵察上的錯誤，太使他惱怒了。他沒有顧及小組長充滿感動的心情，甚至沒有看他一眼。彷彿他也不過是株棗樹。他绷着臉走出樹林去了。

當他詈罵的時候，左嘉自以為很了解他。他太勞累了，而他們相約同行的部隊離也是個使人頭痛的部隊，所有的偵察都是笨貨。何況他又已經知道，他也有着相同的渴望：早點過路西去。他更加感動了。

他舐舐嘴唇，驅使自己浮上一點寬解的微笑。他打算要說話了，然而他却並不想看他一眼！於是他想：他自然討厭那個部隊；但也討厭那個主張同行的人。

他想起那場會議來了。想起他是抱着一種怎樣強烈的希望！

「這才豈有此理！」望着那個蹣跚着疲勞的背影，他不平起來，「怎麼怪我！……」

他不覺得自己該負責任，因為他又不是隊長。

「平常那樣傲慢，那樣專斷！……」



他繼續想。而隊長離他愈遠，他的不平也就更加厲害。

彷彿避開一個仇人似的，他車開臉，在樹根上坐下來了。這其間，隊長恰恰回過頭來：他望了兩眼，再又走他的路。也許他想招呼他同道，也許以爲左嘉有着特別嗜好，喜歡坐在樹腳下冥想，所以他又回轉一直走了。

但即使實行了那願望，打聲招呼，他也未見能夠消除那種在他一無所知的片面的誤解。左嘉已經連篇累牘找到他的不滿的旁證了；而且全都那麼可信。

「別人騎馬他就批評，」他接着想，「可是他自己呢，從不走一步路！……」  
於是他又給他加上一筆誅批：自私自利。

「沒有辦法！……」

最後，他毫不自覺的嘆叫一句，於是站起來，走出樹林去了。

這句簡單的話語，包含着若干複雜的想念。這些教養太差的老粗你就無法得到他的了解，沒有辦法；既然極不相投，那麼就分手吧；然而，他們可又並非是在公園里面，這裏有着戰爭，傷害以及死亡，因此只能忍耐下去！沒有辦法！……

這有類一個呼嘯，但也代表着一顆決心。隨後更又變成一種近於報復的心理：他用不着再操心了，能夠安全過去自然很好，否則那該他們出醜！

「我連話也要少說了，」當他在炕上的時候，他想：「我看你們怎樣！」  
這樣的想法已經確定，他是很平靜了。

然而，等到召集組長開會的時候，他却並未拒絕。這不是一男酣睡消解了他的全部疲勞，而是他的不平已經很淡薄了。雖然他認定自己的到場只是應景。

參加會議的人大多蒙着一層慵懶的神氣。彷彿他們剛從濃睡里被拖出來的一樣，不然總有一兩個人打着長而且響的呵欠。便是隊長似乎也似乎脫了節了，他在慵懶的提示着會議的要點：依舊跟着友軍一道等機會呢，或者分開手獨自行動。

開端結束以後，一個掀下巴青年打算發言，但隊長又搶着說了下去。他用一種嘲弄腔調談起那場他在當夜沒有報告的漢奸故事，於是他的原氣又旺盛了。

「幸好是支假槍！」他滑稽的說，「不然的話，還要預備担架抬傷兵呢！……」  
「嘴巴怎麼這樣刻薄？」左嘉想，不以爲然的繃繃眉頭。

那個早想發言的掀下巴開口了。他從大家所負的任務談起，然後進入友軍的歷史，和在昨晚一夜間帶給他的印象。於是他提出一個結論：應該立刻分手。

「不僅爲了完成任務，」他加上說，「爲了保護本軍的榮譽也該這樣！……」  
「有甚麼反對的意見沒有？」隊長掃了大家一眼。

「這樣恐怕大家都贊成吧，」隊附靜靜的笑了。「左嘉同志呢？」

「我沒有甚麼意見。」左嘉平板的回答。

「你用不着客氣啊！……」

左嘉覺得自己的臉泛紅了。

「好，」但是隊長沒有注意到它；他並無惡意，他的本願倒在討得他的歡心；他緊接着一直說下去，「既然沒有人反對，那就算決定了！……」

他又換着報告了一番敵情。並且暗示大家，他和隊附正在進行一種準備，也許可以很快達到目的。無論如何，像昨天夜里那樣的虛驚不會有了。

他從炕上跳下來了。他走向故意顯出一付茫漠神氣的左嘉。

「不要着急，同志！」他熱烈的叫着，以爲左嘉還在爲着昨天夜里的失敗懊惱，「早遲我們總要把你送到鐵路那邊去的！老實說，」他又轉向其他的人，而且帶點鄙視的笑着，「跟他們一直把多餘的麻煩都搞出來了！……」

「這個責任我有！……」

全屋子的人帶點驚異一齊望向左嘉。

「爲甚麼呢，」他生硬的說明着，「因爲我主張得最激烈！……」

「這個簡直不成理由！……」

「當那是一種迂氣的客套，隊長撇開嘴大笑了。」

「我先走了，」他又忙着叮嚀隊員，「路線你知道的！」  
他十分火冒的走出去了，隨即街上傳來一陣馬蹄的急響。

## 十

「真是撒謊『八』呢！」

那個仔細審視着余明的證件的老鄉，終於信任的笑了：

「你把它收檢好吧……」

「這一下你不會懷疑了啦？」隊長打趣着他。

「不是那個話，各人有各人的責任！……」

老鄉是張埠區農會的委員。他是個木匠，有五十帶點，紅銅色的瘦臉上旁鬚着兩撇漆黑的，道地的八字鬚。因為生性的隨和，又因為常常自覺得是在負着一種神聖莊嚴的責任，他的行動異常遲緩。

余明和他進行了十多分鐘不着邊際的談話，已經耐不住了。現在，他重又向他提出那個嚴重問題：他是否願意幫助他們通過鐵道。談話的地方是村公所，隊長打了好多麻煩才找出他。因為村長以及別的人員，都到二十里外的縣都公幹去了。

那個紅面孔人並不立刻答覆他的問題。他會抽着；取出一只烟包，十分舒氣的緩緩的吸煙。於是他又那麼迂徐的吐出一口煙霧。

「同志，你不知道，」於是他發愁的說，「昨天夜里太使人頭痛了……」

「我們絕不會搞出那樣的笨事！」

「你說過不了吧。」委員只顧說自己的，「他不相信，一個勁非過不可！……一去就……」

「你們倒可以轉移，我們怎麼辦呢？……就犧牲吧，也要值得；更要情投意合才好！……」

「幸好還沒有鬧大亂子，」隊長緩和着他。

「當然，不然你今天也見不到人了。」

「那麼怎麼辦呢？」

隊長聚精會神期待着一個滿意的答覆。委員則在重新裝着煙。

「你們在直角停下來就對，」他裝着煙，一面急速的望了隊長一眼：「到夜里看。他守住日子的呢，就不要動；沒有守，又來好了。千萬忙不得。就像彈幕線樣，要香準！忙就要不對勁了。」

好！「隊長贊成着，「可是你們一定要送個信啊！」

「沒有錯的！」

「好好好！……」

隊長跳起來和他握手作別。這個迂緩人的乾脆使他很高興了。

當策馬走出村子的時候，他還在激賞着那木匠的直率。這原非他才第一次在北方人身上發現，因為曾經被他的迂緩弄昏了頭，他那最後流露出來的純金般的德性也就格外顯著，而且格外的打動了他。

他慷慨意意的鞭打着道旁白楊樹的嫩枝，由着他那建昌種的小紅馬自在的前進。彷彿他是出來春遊的公子哥兒一樣。

「只有北方人乾脆！」他忍不住說出口來，「老百姓乾脆！……」

他忽然想起他們開會的情形以及左嘉的迂氣。

「他還要負責任呢！」隊長好意的大笑着叫了。「人倒很誠懇的。……」

但他沒有再想下去，他重又估量着擺在面前的情況來了。

他認為相當樂觀。因為就經驗說，若果敵人相信有着部隊過道，附近的村莊一定被搜查的。現在既然清平無事，足見疑竇並不重大；甚至會是敵人誤階槍了。

他忽又想起不久偷越同蒲路時的情形。那路警戒着軍警，懇求他們迅速通過。

「還是河北的老鄉好，」他判斷着，「他們並不難得可憐！」

他情不自禁的向那紅馬鞭了兩下，於是立刻奔跑開了。

直角距張埠有二十里地，當他到達的時候，火紅的落日剛剛切近鐵青色的地平線上。隊伍已經宿營好久了。應得由在隊長離開時馬半小時後就跟蹤出發，此刻他正主持着照例的小組長會報。余剛被人領進那座宏敞整飾的院落里去。

「今天這個地點關呢！」他大聲的激賞着那屋宇。

隊附的平靜的笑臉在一處窗口上出現了。

「剛才把檢討會開完！」

「你們恐怕到得也不久吧！……」

當隊長走進屋子的時候，他問着，向着所有在座的伙伴興致勃勃的投了一瞥；隨後便把眼光暫留在表情冷淡的左嘉面上。

「同志，」並不等候回答，他又緊跟着說，「着急沒有用的！」

「我爲甚麼要着急呢？」小組長故示鎮靜的反問。

「那就好！……」

隊長毫不介意的笑了；立刻把臉掉向龐得山去。

「老龐，情形還不壞呢！……」

「看你的神氣就知道了。」



「……單看夜里的消息怎樣！」

「怎麼說呢？」隊附扣上去問。

「青坡張埠都沒有事！」隊長矜持的說，已經坐在炕沿上了，「依我判斷，敵人不見得知道部隊要通過呢。現在只等夜里消息來了。也許可以成功！……」

「我還以為沒有問題了呢，」左嘉暗笑着想，「那樣興高彩烈的！」

他浮着曖昧的笑意站了起來，打算退了回去。

「你就要走了？」余明有點發怪。

「你不是已經開完了麼？」

「怎麼就開完了？夜里的準備工作還沒談呢！」

「據你說不是還不能確定麼？……」

小組長微笑着，但却顯然帶點揶揄的神氣。

「我倒想回去騎一騎呢。」他又自覺失態的加上一句。

然而，這事並無多大和緩的功效，余明已經感覺得不痛快了。

「那麼好，」他板滯的說，「我幾句話就講完了！……」

左嘉略欠自然的退回原處坐下。

他靜靜地聽着隊長較有系統的報告；但是他的心情却像一個監視學生背書的塾師。而且那些早前他常認為出色的語氣以及措辭，他第一次感覺到了無聊。

「江湖十八訣！」他搖搖頭想。

「因此，」隊長說，「我們必須先準備一下。即或沒有人守吧，這也不是一件壞事。想來大家都知道我們的工作原則的：多流汗水，少出岔子！……」

接着，他又把上一次出發前的叮嚀重複了一遍。

「總之，」他生氣的結束着，「你們趕快回去叫大家休息吧！……」  
他帶點恨意地瞥了左嘉一眼。

「不然，你也等不得了。」他默語着。

以左嘉爲首，所有的人都退出去了。而當屋子裏清靜下來的時候，隊附龐得山長長的伸了一個懶腰，順勢站了起來。

「我們也躺一躺啦？」他夾着呵欠的問。

「它媽的，作……家！……」

余明含怒的叫了一句，從炕上跳下來了。

「你還有甚麼地方得罪了他啦？」隊附審慎的問。

「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怎麼把他得罪了呢！……」

隊長憤憤的把他的獨手把被蓋一擱，又一捲，然後拖開一隻角兒。

「簡直莫明其妙！」他又憤憤的加上一句。

「你這態度也不大好，」隊附說，「他們有他們的生活方式，我們應該特別小心才對，免得弄出一些不必要的誤會。」

「你這個話很好！」余明瞎着氣；「我們以後專門對付他就是了！」

「你就是這付腔調！」同樣已經爬！炕來的隊附笑了；「我不過是說，我們的談話，態度，應該格外留意吧了。……這不是一個小問題啊，同志！沒有文化上的配合，我們的戰線會缺隻角呢！……」

「聊彈琴！」隊長咕咕了一句。

他有點不甘心，但在心里他已願意接受對方的意見。

「好吧，」他鑽進被窩裏去，一面接着又想，「橫豎也只要一兩天了！」

在張埠一座大院子里，人們已經休息下來，有的還在找着擱身地方。炕上階沿上和屋角落里都已擠滿了人。左嘉在院壩里游着馬；休息於他已無用了。

雖然決心隨遇而安，但他究竟希望早點到路西的。

「管它媽的！」他安慰着自己，「只要他安安全全把我送過鐵路！……」  
他又回憶了一遍他同隊長的鬪鬚。

「也許是我神經過敏，」他克己的想，感覺到了原諒別人的快樂；「他們根本就是粗枝大葉搞慣了的。就算他存心藐視我吧，我也犯不上和他賭氣！……」

一個人影忽然走近他來。

「你怎麼不休息呢？」隊長客氣的問。

「你看吧，」左嘉吱唔着：「到處都擠滿了。」

「來，我給你找個地方！」

隊長替他把馬寄在帳篷上面，領他走進一間照着燈亮的屋子里去。

「你躺一下吧，」他指着炕說，「睡一個鐘頭算一個鐘頭！」

左吉認定他是在辦外交，但他已經完完全全滿意這謙恭了。於是，爲了禮貌，官則倒。過了那陣子，終於氣喘壓下來的担心的惡意，他叩問着隊長，這個停留是否因爲消息還不確實。不是說食中夜有守日子麼？」他又反問一句。

「簡直自然確實，」隊長肯定的回答：「不過有時也會半夜換起來呢。……他……」

他坐在椅子上發顫起來，左吉和隊附背靠着躺下去了。

但他睡不安穩。隊長的客氣消解了他的不滿，然而，他的顯示却又把他的担心激起來了，那個百分之一的意外使他感到焦灼，而且隨即掩蓋了一切。

那個那麼使他安靜的決心是灰飛了，而他所能看見的只是不幸。

「繩子編往繩子斷，」他記起了一句成語：「這樣的事情倒很多呢！……」

他失望的嘆了口氣。

他偷眼去看隊長，他斜靠在椅子上露出不大美觀的牙齒。然而他是多麼甯靜。他也不再從那個晚上北人的尉警中聽出急燥不安的調子，他是睡得更好。

「我只有信任他們了，」他對自己說：「不信任也沒辦法！……」

他終於迷胡過去了。當他忽然一下清醒轉來的時候，他聽見屋子有人在和隊長談話，他欠起身，留神的望了過去。台子上多出一盞方型的油燈，余明的對面坐着一個穿藍便服的人。左嘉不能立刻認出那張面孔；他坐了起來。

「我們的人困了一陣才逃出來的。」那人說：「總之，你們不能走了！」

「敵人還有甚麼動作沒有呢？」隊長嚴正的問

「一進村子就把青坡的村長抓了，挨門挨戶搜查！……」

「它媽的，一定前天夜里把目標暴露了！」

「真是糟糕！」

左嘉早已經起來了。他接近他們聽着，於是偷嘆了口氣。

「着急沒有用的，」那木匠斜視了他一眼：「快準備轉移吧！」

「怎麼樣，」隊附帶着呵欠以及微笑走了過來。「有變化嗎？」

「真活見鬼！」余明叫商大叫，「早到兩天就沒有這場事了！」

「現在只合怎麼樣轉移啊！」龐得山提醒着他。

「我知道！……不轉移未必必要留在這里挨打嗎？……去它媽的！……」

「你抱怨一陣有甚麼用處呢？」隊附微笑。

「我知道沒有用處！……我們的任務就是繞圈子玩！……」

「真糟糕透了！」左嘉頹唐的說。

余明含怒從椅子上跳起來了。他斬切的下着「道命令：向直角轉移！

左嘉到院壩里照料牲口去了。那個負責傳遞命令的隊附則在四處跑着，叫醒那些已經睡熟的人們。幃幃的人影劃破着單調平板的黑夜。那個獨隻眼老回回牽着他的騾子從馬房里走向院壩中去。他在發愁不展的左嘉面前停下來了。

「同志，」他打趣的笑着說，「鬼子還要留我們在路東玩兩天呢！」

「好吧，你就玩下去吧！」左嘉略感不快的回答。

他感到一點不滿。起初，這不滿是那老教徒的樂觀口氣所引起的，但跟着它就移向隊長身上，他覺得他太誇大，因為他在下午時候竟是那麼興高采烈，彷彿一切都沒問題。且又並未認真徵求大家的同意，憑着私意就決定了。

然而，由於那和解，他的不滿遂又變成惋惜。

「太獨斷了，」他發着感慨，「讓他這樣搞下去怎麼成啊！……」

他已決心放棄他在前一天所曾決定的凡事不加過問的態度。而且，就像要認真執行這個新的政策

似的，他忽然發覺隊員們的動作過於遲緩。他牽了馬四處走着，問他們，搞好沒有，催促大家去排子。隨後他又去找隊長命令出發。

隊長隊附還在和那紅面孔談話。而且新又添上一個短小打纜，穿著壞爛的老鄉。他們的神氣緊張而又機密。因為根據新的報告，敵人已經向張埠出動了。

隊長正在站了起來；他摺着一張地圖，藏向衣包里去。

「假如判斷不錯，」他一面自信的說，「陪他繞圈子好了！」

「情況發展到最壞的態度都不過如此！」隊附微微一笑。

「列子都排好了呢！……」

左嘉挨近他們，立刻感覺到了一點異樣。

「又有新消息嗎？」他又不安的問。

「你帶起他們動身走吧！」

隊長催促着龐得山；隨又和那兩個老鄉握手。

「同志，我們不要失掉聯絡啊！」他燦然一笑。

「沒有錯的！」

「好！……」



隊長叫了一聲，匆忙的退出屋子去了，左嘉一手拖住那個準備尾隨出去的紅面孔木匠，想要求他打破他的疑團。

「有甚麼情況嗎？」他迫切而又低聲的問。

「青坡的敵人就要來了。」

「左嘉同志？……快！……」

隊長的頭顱在房門口閃了一下；左嘉跟蹤趕上去了。

「誰是敵人要來了啦？」他在大門口追上他。

「不生關係！」

「可是，……」

「大家慮沉著點啦！」站在街邊，余明對着列子在講話了。「不要那麼慌慌張張的！……我只要求大家嚴格遵守夜行軍的紀律。絕對禁止吸煙！……」

在暗夜中，隊伍在轉移了。但是左嘉忽又走出列子，走向隊長。

「究竟還隔多少遠啊！」他帶點恐怖的問。

「我還留到後面走啦！」

「可是，……」

「你要等敵人到了才肯走嗎？」

小鍾長牽着馬走開了，走了幾步他才想起他是該騎馬的，他停下來。他沒有騎上去，而列子已經滾在暗夜中了。他担心着撞險；但又覺得他的腿子實在不很濟事。

他重又上馬，他依舊是失敗了。但他忽然發覺一支手臂伸來扶他。

「你這個同志騎馬還不行呢。……」

左嘉聽出那木匠的不大佩服的口氣；但他一聲不響，策着馬匹前進。

這才叫做不幸而言中，情況果然發展到了最壞的境地。

友軍的行動，實際是爲敵人所發覺了。他們確切判斷有一支部隊企圖過路西去，於是立刻設法阻擾：派遣了三隊人沿着保定定州之間的地區游擊。

這三路的兵力並不很多，因爲他們的目的只在阻擾。一路由定州出發，一路是靈都，一路來自那個離青坡七里地的車站。經常埋伏路口的敵人便是從那裏來的。他們共同的趨向是北嚴家塢，那個往來的部隊必需停留的有名的站口。

這個惡毒的騷擾，一直進行了五天，那友軍向安國方面豫閃開了，余明一隊人則在疲勞奔波的繞着圈子，無稍停歇的進行着那種迷藏式的奇異行軍。

其間變化最大的是左嘉。他那早已渾圓起來的面孔是消瘦了，感情上時常經歷着急遽而又複雜的變化。那在在使他担心的情況的無常。他曾經安慰自己強使自己承認目前的處境並不比已往幾個月中的經歷嚴重，因而他該鎮靜下來。

然而，當一念到那渺不足道的實力，他的担心又抬頭了。還有那隊長，他是無論如何不能那副指揮若定的馬販子比的。當從張軍指發，他對他的信賴便降低了。而情況愈壞他的信賴也就愈加淡薄，彷彿一切的麻煩都該歸于他的負責任。

他的處境確也相當狼狽。他好不容易藉那木匠的幫助騎上了馬，但他一直到了村外沒有發現列子，他們已經被黑夜所吞沒了。他停下來，盡量縮小着他的瞳孔。

「搞它媽的鬼啊！」他嘟囔着。「龐、山同志！」他又壓低嗓音呼喊。

他又大着胆前進了；一面考慮是否去找隊長妥當些，……

「一場糊塗！」他咒罵着，他不能有所決定。

然而，一個騎者向他馳過來了。

「左嘉同志麼？」隊附欣幸的問。

「今晚上太黑了。……」

他丟了心，十分平穩的通過兩個村落。於是他想，雖然沒有過成鐵道，却也萬幸沒有發生岔子，然而，出乎意外，列子停住了，因為前面撞來幾個直角出來的老鄉，隊附正在盤問他們。而從那短促的語調和這黑夜，他預感到不大吉利。

「看還有甚麼鬼等着在吧！」他喪氣的思想。

「敵人把直角佔了！」一陣低語傳播開來。

「大家歇一歇吧！」隊附在發命令；「不準吸紙煙呀！」

他們等着隊長來作決定，而那個殘廢易怒的幹部，終於急馳着趕來了。

「你們怎麼停下來啊？……」

當被隊伍叫住的時候，他很詫異：

「敵人恐怕還要釘上來呢！……」

隊附立刻走近他去。

「嗯？……甚麼時候？……搞它媽個鬼啊！……」

隊長匆忙的跳下馬來；他要來一支電筒，和隊附蹲在土壤邊翻檢地圖去了。最後，他們決定挪回剛才出發不久的那個村子，然後向南轉移。這是一個沒有停歇的行軍，左嘉覺得它將永無止境！……

其後連天的情形也不鬆懈。一回白天，他們不能了掩伏在一處村子里躲避敵人的試探轟擊。若果一有驚擾，或者暴露了目標，他們也就完了。一次傍晚被逼着放棄了剛剛裹好，算是那一天唯一的餐食而催促轉移。於是度着露宿的生活，而且睜着眼睛望見敵人拖着影子從大道上通過。

在那露營的晚上，左嘉忽然覺得自己的頭髮在這一夜就變白了。這自然只是一個飄然而來的概念，然而這却加深了他對隊長的不滿。因此，在翌日組長會報席上，他忍不住提出種種凡是他所想到

的質問。

他是在每次的轉移上找尋隊長的錯誤，但每次都失敗了。余明的答覆並不缺乏理由。而到了最後，他的態度更強硬了，似乎已經失掉了理智。

總之，「他固執的說，「不管怎樣，昨天晚上露那一夜太冤枉了！……」

隊長閉着嘴沒有答覆。他早就要發作了，但他又忍加深了誤會。

「你上次掩伏在背子里不省事麼？」「停停，他又加上一句。

「同志，」余明無可如何的笑了，「你弄清楚，那一次是大白天喲！」

「正惟其是夜里才更不該走！」

「恰恰相反！夜里又不容易暴露目標，我們爲甚麼要多犯一分險呢？」

「我看這樣，」隊附努力排解，「以後決定甚麼大家多商量一下好了！……」

「那也要看情形！」余明想，架做的揚揚眉毛。

「我就要求這點，」左嘉獨自已說，「我們爲甚麼要由他幹呢？……」

因爲彼此都無公開表示，這場幾乎釀成嚴重衝突的辯論，便結束了。

然而，這被結束的是辯論，並非誤會。因此，以後碰見商量甚麼，或者談起甚麼的時候，隊長總要特別冷冷的加問一句，「有意見就早發表啊！」或者，「左嘉同志有甚麼意見沒有？」而那一個也

就修修的發起話來。

「我爲甚麼要讓你帶起走呢？」他想：「我又不是一隻綿羊！」

於是，就在這種互相賭氣之下，左嘉變平穩了。澈底修正了他那隨遇而安的灰色態度。嘴巴既然硬過，他總不能做得太乏。他對職務重又熱心起來。

到了第五天上，因爲情況已經鬆緩，因爲追躡者已經退回老巢喘息去了。他的心情也就更加堅實起來。而且，這個日常每以態度嚴肅自誇的智識份子，忽然變來很輕鬆了。這是由於幾日來的熬練，或者，由於一下脫離了險境所齎來的新的變化，他沒有考慮過，但是他的喜歡唾舌却是事實。

這天早上，當隊長在全軍會議上總結了幾日來的經歷，並把敵情的鬆緩作完報告以後，大家都覺得了却了一陣繁雜的任務，很欣幸了。但某些人却也忽然一下感到了疲乏，可怖，有如剛才擺脫了一場嚇人的惡夢。他們慢慢分散開了。

在歸途中，那個健康樂觀的老回教徒忽然嘆了口氣。

「哎呀，」他苦笑着，「這幾天頭都給轉昏了！」

「這有甚麼抱怨的呢？」左嘉開起心來；「老太爺，這樣好玩的事，你以後出錢也買不到呢！只有隊長太值不得，」他假裝嘆了口氣；「你看他發了好多脾氣吧！又是吵又是鬧的。再不休息恐怕他要張開口咬人了！」

他冷冷的快意的一笑；雖然以後每每記起，他就感到一點內疚。

他也並不完全丟心落意。回到宿營地舒舒服服睡了一覺，他才領悟出這不是一件事情的完成，僅僅是告一段落；此後如何，那就很難講了。

於是他又痛定思痛的詳細回憶一遍幾天來的經歷。

「萬一又再出岔子呢？」他想。「這是無論如何料不到的。」他大聲的說。

他的睡意已經消失，他的懸心又開始了。最後，他得到了一個回憶。

昨天下午他碰見幾個路西來的榮譽軍人。他們洒洒落落的走着，一面哼唱着「紅纓槍」，於是有人走出列子，和他們攀談起來，叩問着他們怎樣過鐵道的。

「沒有甚麼」，一個被創傷扯歪臉的回答，「穿套便衣就過來了。」

「碰到盤查呢？」

「我們沒有碰見」。有老鄉引路啦！白天鬼子又不存在的。」

這段談話打動了他……

「到了不得已的時候我們爲甚麼不可以這樣做呢？」他自問着。「總之，」他又退一步想，「這樣等下去是不成的！」他忽然記起全體會議時隊長那付安心的神氣，「像還在打算休息幾天呢！」他嘲弄着余明。



他從炕上跳下來了。他戴着眼鏡，準備去找隊長附建議。

那個面色紅潤，個子很矮，做過多年小學教師的區長微笑着搖一搖頭。

「你不能這樣說！」他決然的說了，「我的消息不會錯的：等不到一禮拜掃蕩就要來了。把前幾天的情形估計得太嚴重，你會犯錯誤的！……」

「我懂得的！」隊長承認着：「我只是說掃蕩不會就來。」

「可是已經有徵候了！」區長得意的笑了兩聲。

「好吧，」隊長勉強滿足了他；「山杉回北平沒有呢？」他把話題擲開。

「這兩天在石家莊。不然，鐵道上也許沒有這麼緊了。」

「搞它媽條鬼啊！……」

隊長嘟囔着，鎖住眉頭沉思起來；而他隨即滿懷期望的盯向來客。

「一支隊完全開走了嗎？」他重又問着他們自己的隊部。

「全開走了，」區長微笑着，彷彿他在講着一件趣事；「恐怕不會就回來吧。路西的騎兵營間或

也來，不過這是靠不準的。有時長久不見影子！」

「那就只有自己打主意了！」隊長嘆息着。

左嘉興會葱蘢的走了進來。他的腳一跨進屋子，他的話語便已到了喉頭，急想說出他所準備好了的重大的建議。但一發覺那個商人模樣的區長，他噤住了。

他感覺到拘束。他打量着那生客，一面又向余明窺探。

「你坐囉，」隊長於是說了；「這位同志是這裏的區長。」  
小組長忽然發覺一樁意外的喜事似的笑了起來。

「同志，」他熱情的問着區長，「你們該得到有甚麼情報啦？」

「怎麼沒有？」余明扳起臉搶着回答，「敵人在準備掃蕩了！山杉還在石家莊闖兵，我們自己的部隊連影子也看不到；都在別的地方打仗。一點辦法沒有！……」

左嘉早已從尚未坐熱的炕上站起來了。並且已經走向隊長。

「這麼辦呢？」傍着他在方桌邊坐了下去。

「現在就是在商量怎麼辦呢！……」

隊長覺得他的追問真是廢話，完全沒有用處。

「同志，」他立刻把臉掉向區長，「走新樂那邊怎麼樣呢？」

「恐怕也麻煩吧。首先你要跟安國無極繞個圈子，難！……」

「我看這樣好麼，……」

左嘉認爲已經到了提出他的意見的時候。因爲情形既然不久就會加緊，希望路口一兩天鬆緩下來又不可能，向本軍求援自然更困難了。於是那惟一擺在面前的安全辦法也就只有化裝偷渡一途。

「我看這樣好吧，」啾啾喉嚨，他又重複的說，「率性化裝通過好了！」

「這個辦法倒值得注意呢，」區長贊成着；「好在你們人數又不很多。」

「一次走十多個行吧？」

「行。就是找衣服難一點，不過也有辦法。」

「行李呢？」

「更加容易！你人沒到東西就送到了。」

「我這個頭髮不是也要剪麼？」

左嘉摸着他的西式頭笑起來，彷彿自己已經變成一個土裏土氣的老鄉。

「還有這付眼鏡。」他加上說。

「你近視得很厲害麼？」

「取了簡直就看不見！」

「唉，……」

正在談得高興的區長嘆一口氣；而在同時，隊長一下撐起來了。

「快收檢起啊！」他大叫着；「萬一出了岔子那才連話也不好回呢！」

「你這個眼睛確有問題，」區長搭訕的搖搖頭說。

只有左嘉沒有話聲。他苦笑着，奇怪自己爲甚麼忽略了這樣切身的問題。

「你聽他的口音也不行啦，」隊長接着叫嚷，「一開口就會出鬼！……」

「好了吧，」左嘉終於窘迫的說，「這件事不談了吧！」

「……那才會羞死人呢！好像捉鷄捉鴨就叫敵人捉起去了！……」

龐得山平穩和善的面孔忽然出現在門框里面。

「怎麼樣呢？」余明立刻注意向他。

「沒有辦法！」隊長苦笑着說。

他是才從張埠偵察轉來的，他把馬鞭掛向牆壁上去。

「簡直每天夜里都在守了。」他簡捷的加着說明。

「去它媽的，」隊長咆哮了，「率性强迫通過吧！」

「這倒也是一個辦法！」

好脾氣的區長萬事都很贊成，他隨又舉出例子證明它值得考慮。

「可是，他又豈着臉問，『你們的武力怎樣呢？』」

「長長短短有二十條槍吧。」左嘉的回答異常頹喪。

「甚麼！」隊長厲聲大叫，「兩個手榴彈還要跟他搞一場呢！」

「可是，同志，你要知道，好多人沒有經過戰鬥啊！」龐得山提醒着他。

「我知道！……不然也不會這麼頭痛了；我倒去它媽的！……」

隊長重又在咆哮了。於是他就逼近龐得山去，向他殘酷的重複一遍區長曾經提出的消息：掃蕩快開始了，山杉還在石家莊關兵；一支隊挪到高陽作戰去了！……

「你說另外找路線吧，」他接着說：「時間上也有問題！……」

或者乃是慚愧於自己的愛莫能助，區長啞一啞嘴，站起來了。

「好吧，同志，」他打斷他，「你們自己慢慢商量着吧！」

「只是耽擱你太久了！」隊長伸出獨臂和他握別。

「沒有甚麼。都是一家人囉！……」

當隊長送客出去的時候，左嘉立刻接近龐得山去。

「你要發生一點作用才對呢，」他懸心的緊瞅着那個依舊那麼平靜的隊附，壓低嗓音，又像懇求

又像告密的說：「完全靠他不妥當啊！只曉得發脾氣，……」

「他是這樣搞慣了的，」隊附安心的說，「你不要介意。比如吧，……」

「我不會介意，」小組長急急解釋；「不過鬧一陣鬧不出辦法來啦！……」

他忽然住了嘴，而且改變了表情。因為隊長走轉來了。

他顯得有點忸怩，彷彿自己作了一件不大光明的舉動。然而，隊長並不覺得他在講他的壞話；他聳着臉，沉思着，誰也不加理會的，一直望着炕邊走去。

余明被他的責任感壓倒了。他坐在炕沿，有如一個衰憊的老人。

「我看你大胆點吧，」他像剛從深遠的夢里轉來似的望向左嘉，臉上掠過一絲笑意；「同志，那笑意更蔥蘢了，」強迫逼過不一定會碰響呢。」

「不，不，不！與其那樣犯險，我倒甯肯轉去！」

「那就不好搞了！」隊長嘆息着躺了下去。

「其實我真不懂！爲甚麼定要走大道上過呢？隨便找條路過去了再講！」

「像你這樣說又簡單了，」隊附好意的笑着；「你要找個立腳點啦！……」

「暫時不談了吧！……」

隊長不大耐煩的翻身起來。

「談也沒有用的，」他又緊跟着說，「讓我明天再去跑一趟吧！……」

彷彿急想擺脫甚麼似的，他匆忙的解着皮帶，準備好好睡它一覺。



## 一四

隊長已經理好那匹汗水剛剛乾透的小種紅馬的佩帶，祇等把腳套進踏鈴，就要騎上去了。但他停下來；帶點憂悶神氣，他又掉頭向那站在門口的木匠。

本是一個頗有決斷的人，但他感覺到了猶豫。他輕輕嘆了口氣。

「同志，剛才談的認真靠得準麼？」他又慎重的問。

「沒有錯的！每天都是那樣，天一亮就走了。火車要吃早飯才過，……」

「就是對鐵甲車沒有把握。」隊長攔住他。

「鬼東西有時候一兩天看不見影子，有時候一天幾趟；不過，……」

「只要它早上不來就對勁了！」隊長祈求的說。

「多半都在夜里過啊。」

他們重新作別。余明跳上馬，走出村口去了。

經過極端審慎的推敲，事情大體已經算決定了。但他還是不很釋然。已往那種勇往邁進的氣魄似

已和他告別。想起從前親身經歷的困境，以及那些大膽的行動，他略略覺得喪氣。他嘆息了。

他由着馬緩緩前進。正是當頂的太陽烘暖着他，已經使他感到一點睡意了。野鴿之羣振着羽翅，向着蔚藍的晴空奮飛上去。但也許力量太微弱了，或者是在賣弄豐姿，翻翻身，眩耀一下銀色的腹部，便又紛紛墜下，作着迴旋的低飛。夾道的白楊蕭蕭唱語，似在指明着這裏確曾有過一個和平安樂的時代。

雜在田間的馬着在放花了。偶爾可以看見幾株盛開的桃樹，枯黑的野椿樹的確葉已經轉成深綠。一個昂頭闊步的黑騾，拖着一架空無所有的糞車走過來了。

隊長從隆隆車聲中清醒轉來；他趕緊把馬勒向田埂邊去。

「老鄉，」他隨口問着那個小老頭了，「鬼子前幾天到過這一路吧？」

「同志呢，我們村子上已經找不出一個貞潔婦了！……得，得，得……」

隊長繃繃眉頭，於是就在那寂寞的咣馬聲中轉向大道上去。

他陷在啼笑皆非的心情里面。而且，那點已經丟淡了的，由於過份審慎而來的遲疑，又開始煮着他了。他想起種種新的情報，想起那名符其實的雜牌隊伍，以及那個勢在必行的計劃和它可能發生的後果。

「去它媽的，」他終於嚷叫出來，「等到了家再慢慢想吧！……」

他憤憤的向那馬的臀部踢了幾下，於是，那個驕健的畜牲奔跑開了。

他挺着身子，緊閉着嘴，鼻孔作着深長的呼吸。在北方，在這莽莽平野上面，只有一佩任意馳騁才會體味出它的廣袤浩汗。而且使你嘗到那種勇往直前的歡欣……

當臨近宿營地的時候，他把馬韉一勒，然後再放鬆它。那馬緩下來了。

「傢伙今天可跑夠了！」他愛撫的摸摸那個流汗的頸膊。

一架從他身邊劃過的腳踏車忽在馬後停了下來。

「同志，我才去找你來呢！……」

隊長把馬勒轉頭去。

「喝！」他驚喜交集的望那扎起長衫的區長叫了一聲。

「我是順便來告訴你一個消息的，前幾天鬧番子的那個隊伍又轉來了！」

「他們打算怎樣呢？」隊長懸心的問。

「在安國吃了一頓敗仗，他們打算走老路子！……」

「搞它媽的鬼啊！」

「……他們在北巖家塢，休息兩天就要走了。……」

「那還好！」

「……所以我來告訴你們，要走就趕快呢！……」

那個商人模樣的官員已經翻身上車；車輪是在走動着了。

「真活兒鬼！」他又忽然憤憤的叫着；「整個嚴家場都鬧翻了！……」

他從已經快走起來的車子上回過頭來喊了一聲「再見」，於是飛馳而去。

「沒有甚麼再商量的！……」

望着那個急遽逝去的身影，隊長把他這天的經歷概括成一個單純的想念：

「也格外找不出辦法來了！……」

他撥轉馬頭，十分堅定的朝着村子前進。

正和那場馳騁那麼有效一樣，區長的談話，已經把他心裏殘存的疑慮剷除盡了。而且他是同樣獲得了那種勇往邁進的氣概，預感到了前途的順利。

到了營地，把那汗漿已經略乾的紅馬寄在門外，他就走進院子里去。晒場上的糧食已收好了，幾隻九斤黃正在啄食着殘餘的顆粒。而在台階面前，一隻色情的雄雞則在圍着一隻小母雞繞着圈子，聳着翅膀，歪歪斜斜像個醉漢。

帶點孩子心情，隊長笑着罵着抽了那流氓一下，於是穩靜的跨上台階上去。而在同時，隊附走出來了。他正納悶着，當一聽見余明的口音，他就立刻出來接他。區長的訪問已使他不再復能平靜了。他在

門檻邊停下來，像要阻止着他前進。

他閉緊着嘴，臉上顯出一點近於惶惑的苦笑。

「真糟糕！」他啞響着嘴，嘆息了，「那夥傢伙又轉來了呢！」

「轉嚙轉來它的。」

「轉來它的？」一隊附驚異着他的意外的平靜，「我們要搞快呢！……」

「我碰見區長了，」隊長說明着：「走進去談啦！」

「進屋子，余明便把手里的馬鞭向着炕頭一擲。」

「我們明天早上通過。」他簡捷的說。

「你拿得穩麼？」

「拿不穩也要拿穩！……」

他決然的坐向炕沿，他的意見似乎沒有反駁的餘地。

「格外也找不出好辦法了！」他又蹙着臉加上一句。

龐得山好一會沒有張聲。

「我就耽心非戰鬥員太多了啊，」他沉吟着，「多少人恐怕也不贊成。……」

「不生關係；……我們事先不要宣佈好了。……」

然而，隊長的口氣裏則依舊那麼堅定，由於隊長的提示，他又忽然記起了司令官的嚴重的囑咐：「只有一句話，千萬出不得岔子啦！」於是煩惱又開始了。

「自然，」他惱恨的說：「百分之百的安全是說不上，可是目前只能如此！」

「情況本來也太糟糕。……」

「去它媽的，這回這個任務真把人作難夠了！……」

隊長忽然興奮起來。他咆哮着，一下跳起來了。

「……我倒寧肯去和敵人作戰痛快得多！……」

「你又來了。」

「是的，我又發起脾氣來了！……這個怎麼不叫人生氣呢？你從來碰見過這樣不痛快的事嗎？……簡直就沒有一回像這樣哩哩啞啞的！……說嚴重麼，目前的情形抵得上一根卵毛！可是你看鬧了好久了吧！……」

他揚起身子，攤開胳膊，望着龐得山憤惱的咬緊他的牙齒。

「我只問你一句啊，」他又擲正上身，微顛起腳，全力逼視着那張泛着愁悶的面孔，「再不過去，難道準備把任務原封不動的帶轉去嗎？那才叫醜死人呢！……」

他像棄絕甚麼似的車身走了！而他恰恰瞥見闖進門來的左嘉。

「怎麼辦啊，」小組長啼笑皆非的說，「那個隊伍又轉來了呢！……」

「你去叫大家睡一覺吧，」隊長不暇思索的下着命令，「九點鐘出發！」

「今晚上過得了嗎？」

「不生問題！」

「還開不開會呢？」

「用不上！有甚麼我會通知你們。」

「好好好，」左嘉匆忙的說：「再跟他們攪在一起那就糟了！……」

他感到一種意外的喜悅，他輕輕鬆鬆的走了。但他隨又回轉身來。

「唉，同志，」他懸心的微笑着問，「該不是強迫通過吧？」

「不會的！……出了岔子我負責！……」

在張埠那同一座院落里面，所有的人都睡熟了。完全醒起的只有左嘉。他是靠着牆壁坐在一把草上的。雖則閉着眼睛，但是他的頭腦死也不肯休息。

剛一迷糊，那些生疎地名的跳動又把他驚醒了。於是他又努力編排一次。

「……柳堤、候塢、南朶、大花石，」他默記着；「情形嚴重就走白村，……」

他沒有發現錯誤。隊長出發前宣佈的路西的三條路線正是這樣。一條正規路線，其餘是應急的。這路線單子每組只有一份，在到達張埠時就銷毀了。

這是新花頭，爲前兩次的準備工作中所沒有的。因此，從小組長看來，未來的局面是在顯示着惡兆頭了。雖然曾經努力迫使自己相信隊長的解釋，這只是相機謹慎，而那相信總又不能經久。現在，那懷疑又來了。他隨即記起一點更爲嚴重的差異，他們並沒有開過會，出發時的報告也極簡單。

這一天隊長的态度，也那麼活躍的被記起來了。然而奇怪，他倒沒有發現出甚麼可慮的地方；他比往常安靜得多，沒有大發脾氣。尤以他們單獨談話時爲然。他是那樣的充滿了自信，正如他是一個



有着絕對神力的甚麼主宰者一樣。

他稍稍安了心，但他隨又覺得不很痛快，慚愧自己竟會顯得那樣服貼。

「真是狂妄！」他記起隊長最後的一句話來，「他要給我負責任呢！」

他冷冷的從鼻孔里笑了。

「就請你當逃克推多吧，」他又嘆了口氣；「你也只能當一兩天了！……」

「自然而然啊，……」

左嘉微微吃了一驚。但當發覺這是那個和他靠在同一堵牆壁上的劇團團員的夢囈的時候，他又情不自禁地感到一陣鬆快。

「是的，自然而然，」他與致蔥蘢的想，「所以實在我也犯不上賭氣！……」

他站起來，走向那間惟一有着燈亮的房門口去看時間。他伸出左臂去依就那微弱的光亮：三點鐘了！他吃驚的抬起頭來。隨又略顯着急的走進屋子里去。

他沒有發現出隊附；他又匆匆的退出來了。

「糟糕！」他嘟囔着，「再不走天就要亮了啦！……」

像匹鼠子一樣，他默默地四處轉着，想要找出隊長。至少他該找出一個人來，交換一下意見。然而，他所碰見的只有濃睡以及鼾聲。最後，那建築師剛剛吸燃的煙斗的火光，把他吸引住了。於是，

繞過幾堆橫七豎八的睡者，他走向他面前去。

建築師背靠着牆在舒舒服服抽煙。他的懷里躺着那個睡得很香的孕婦。

「已經三點鐘了啊！」左嘉彎了身子，向他焦急的說。

那個沉默寡言的人慢慢把煙斗從嘴里取了出來。

「天亮了怎麼辦呢？」小組長接着說：「他們連影子都不見了！」

「只要跟他們一道，你放心吧……！」

編劇家說了一句行軍以來對他所說的惟一的話；但他不很滿意。

「你不能這樣說，」左嘉就勢蹲下去了；「他們判斷事情有時並不正確；就是胆大！……要是確

實了怎麼辦呢，他們倒滿不在乎，橫豎搞慣了的！……！」

他已經肯定這一次是強迫通過了。

「真是豈有此理！」他憤恚起來，「事前會也不開，通知也不通知！……！」

建築師微不可見的在煙斗的火光中笑了一下。

「……開口閉口他負責任，這個責任他能負嗎？！」

建築師沒有回答。

「唉，你說這個責任他負得起嗎？」

「呃。」

「真是狂妄！」左嘉自以為得到了支助；「人也連影子都不見了！……」他已經站了起來，他決定去找隊長抗議。

「啊，啊……」

靠近門，那回教徒已經醒了。聽了呵欠，人便知道他是睡得很不錯的。

「唉，強迫通過啊！」小組長停下來向他警告。

「他們左右總是有辦法的！」獨隻眼說。

他的混着呵欠的激賞，使左嘉惱怒了。

「要是碰響了呢？」小組長不平的追問着他。

「那里有那麼湊巧的事啊！……」

左嘉在意想中啐了一口，感覺頭痛的車身走了。

但他並沒有去找隊長，他在草地坐了下來。和那老傢伙的談話，無意中把他所有的勇氣都收斂了。至少是掃了他的大興，而且給他一個反省的機會。

「那是爲甚麼呢，」他固執的想，「我們的生命真比他們的更有價值嗎？……」他無論如何不能確定這個問題，他更感覺氣惱。

「自然，他又接着想，『生命的價值是有等差的，這個天秤不應該操在自己手里！』他把他自己批駁倒了。而且，那種勇於把生命輕輕一擲的人，豈不常常反使生命獲得更高的價值？」他隨即記起了幾樁殉道者的故事。

於是，他責備自己是個懦夫，而且嘲諷着自己的驚惶。

「不，事情沒有這樣簡單！」但他又想，「我不能胡塗塗讓人擺佈！……」

他看見有人從外面走進來了。他猜想着，若不是隊長，那便一定會是隊附。他撐起身來，不加思索的迎面走過去了。

「你還往那兒走？」龐得山驚異的笑着，「就要出發了呢！」

「怎麼是強迫通過啊？」小組長抗議着。

「不是，不是，……」

「不是？！已經三點多了！……天都快亮了！……」

「你放心，不會有危險的！……」

「我不是怕危險！」左嘉反駁着，「怕危險我就不上前線來了！」他理直氣壯的傲然一笑，因為他此刻想到的確乎只是非問題。「我只覺得這一次的行動太豈有此理！既不開會，也不明白宣佈，憑着『兩個人的獨斷就決定了！……』」

龐得山抱歉的，感覺難爲情的笑了兩聲。

「我不是說你，」左嘉申明着，「你，我是信得過的！」

「可是同志，到了路西我們再慢慢批評好吧？」

「不！我就要找他問問——他平常太專橫了！」

「他在青波呢。就要找他，也要到路西才行啦！」

左嘉逆來順受的嘆一口氣，一下坐在院壩邊的磨盤上面。

「真是豈有此理！」他充滿恨意的說。

「到了路西我們一定向他提出批評！暫時就不說了怎樣？……」

龐附熱誠的說，又像誑騙孩子似的拍着左嘉的肩頭。

「好吧！……就這樣吧！……我要通知大家集合去了！……」

左嘉沒有張聲，也沒有動顫。他茫漠的凝視着淡白月光下自己的影子。

人們已經陸續起來，已經陸續穿過院壩，走向大門外排列子去了。可以聽見輕微的咳嗽聲以及短促的呵欠，馬蹄從三合土的晒場上敲出清脆的響聲。所有的馬匹，都從馬房裏接連着牽出來了。

「同志，」是那老回回的口氣，「我這個騾子有點驚啊。……」

龐附龐得山把那青馬韁繩遞給左嘉。

「這是你的馬，」他討好的說，「我們出去集合了吧。」

「真太豈有此理了。……」

## 一六

聽着聲息，左嘉照樣在那條沿溝上匍匐下去的小道上蹲下來了。現在，所有他的不滿已經退位，那種往往成爲人類的救星的命運觀念正在對他發揮效力。

上崗子並不很高，沒有一棵樹木。較爲打眼的只有那幾個向着來敵警戒的自衛隊的老鄉。倒轉敵了軍帽的隊附則在向西眺望。他半蹲着，隱身在一橫上壟後面。路的左面臨着一片沼澤，浸在淺水里的密蒙的草葉有如一張罩着玻璃的純綠絨布。在寂寞的曙光下，有青蛙叫着了；隨又猝然而止。

小組長覺得有點悶氣，因爲他終於猜不透這里離開鐵道究竟還有多遠。他微微嘆一口氣，於是發愁的注意着列子的動靜。有人像鼠子一樣，那麼靜悄悄的，而且，就那麼踏着緩步向路邊去了。而且就那麼小解起來。

那個漂亮的孕婦趕緊緊壓着建築師的胳膊，藏過臉去，以免笑出聲響……

「難道我真比別人怯懦嗎？」

小組長苦惱的自問；他不禁浮上一個自憐的嘲笑。

「不幸來時大開門。」一句惡諺忽然跳上他的記憶。

他稍稍振作了，帶着一點決心，他動手檢查橫七豎八紮在腳上的鞋帶。他首先拈起穿丁家常鞋子的腳，看看鬆緊是否合適，而且是否牢靠。於是他就一逕凝視着那沼澤，以及沼澤以外的浩江平野。竭力不讓自己分心。

天色已亮定了。由那遠遠蒼翠的地平線上，火紅的朝日已在緩緩上升……

「路線都記得嗎？」隊附吼了一聲，列子站起來了；「不要搞忘記了。我們已經派定人趕前而偵察，一過去就照路線走自己的！都記得嗎？……好！……」

隊附匆忙的走向列子前端去了；於是舉起手槍做了一個命令出發的動作。

隊伍沿着坡道進軍，剛才繞過一個灣子，青坡的市街便出現了。街道不長，兩邊街沿上排列着幾乎全村的居民。他們盡皆帶着一種驚喜交集的興奮神氣。

當隊伍走下坎道，進入村街的時候，一個小孩子甚至是歡呼了。有人倒了茶水出來，勤謹的平賊則在兜售着滾熱的饅頭，這是所謂護路村之一，然而，你會連一匹習於告密的張口漢好也找不出的；所有的狗類都叫老鄉們格殺光了。

因為列子相當凌亂；大家小跑着，而且擠成一團，已不成其為列子了。於是，一個小老頭，他正站在門檻上扣着衣服；他走向階沿，熱忱的盡着忠告。



「同志們放沉着點！」他大聲的說，「鬼子已經睡覺去了！……」

左嘉略一回頭，想要表示一下他的感動；但他隨又一直擠向前去。

隊伍的急走已經搨起滾滾的塵土，而且還在高揚上去。一匹馬忽然昂頭長叫一聲。並又狠狠的噴着鼻子。那個和善平穩的隊附不復能忍耐了。

「叫你們把腳放低一點！」他含怒的叫着；你們看看這個摩頭！……」

「一塌糊塗！」

左嘉憤憤的咕嚕了一句，因為他被那回擠掉隊了。

隊伍已經走出村子，已經望得見鐵道了。而且，那些走在先頭的人已經發現了嚴密警戒着的隊長以及他的幹部。村外是一片荒地，因此要爭先也就更容易了。大家似乎都相信只有穿過鐵道才能獲救。

左嘉經過兩個個人，衝向前面去了；但是他的走馬忽然狂叫着直立起來……

行勢不清的列子陡然缺了隻角，因為那個老教徒的騾子還在拚命的打着颯子。而它的主人則在樹前緊抱住它。最後，憑着別人的相幫，他終於把官弄馴服了。

然而，左嘉却還在忙亂而絕望的降着他的走馬。那傢伙下顎上吃了幾腳，它的嘴上血流如注。當直立狂叫之後，它便立刻奔跑開了。它在一片田地上休息着，噴着氣，隨又靜靜的啃着麥苗。左嘉自

信可以捉住它了，但它又閃開了。

它的鞍韁已移向腹部，它所負載的行李散落在田地上了。小組長則已被它弄出了汗水。因為忽然發覺只有警戒還未撤去，他絕望了。他決心放棄了它。

他着急着，罵罵着，動手清檢着幾件重要行李，那些裝着材料的背包。這是一件難堪的事。他得四處收集它們，又得留心警戒。若果他們撤去，那就只有一個合格的絕望等着他了。何況他對那馬並未完全斷念：路程還遠，情況也不確定，……

他的希望又萌芽了，因為左嘉忽然瞥見它又重新安靜下來。而接着，他得了個好主意，他該去籠絡它！於是，一束足以引誘任何一匹牲口的麥苗採拮好了。

他輕輕爪走近它去。然而，雖則並不跑開，它的胃口似乎一無反應。

「你快吃嗎！」他終於又像討好，又像生氣的說了，「這個傢伙！……」

「你是怎麼搞起的啊！……」

那個受了遣派，頸子上掛着手流彈的掀下巴從他身後奔跑過來。

「就只等你一個人了！……」

「這個傢伙它要跑呢！……」

「這樣，這樣，」掀下巴忽然靈機一動，「你莫動，我悄悄走後面去！」

他繞過馬後，他就要抓住那韁繩了，但那畜牲又跑開了。

他又同樣做了兩次，可是始終不能如願。於是掀下巴建議他該放棄了它。因為重要的是那個隨手可得，也可隨手而失的安全，馬匹可以到了路西想法。

然而，那個因為得了幫手胆大起來的左嘉不很贊成。

「我們再試一次怎樣？請你幫幫忙吧！……」

「你們究竟打不打算走啊？……」

這是隊長の咆哮。而且，隊長本人立刻就出現了。

「你們存心要等敵人來發覺嗎？」

他怒髮衝冠，咬牙切齒，而這立刻激起左嘉的反感。因此，他的警告不僅沒有喚起必要的注意。它倒反而爲他積壓下來的委屈打開一條出路。左嘉變得激昂了。

他的臉色轉青，他的嘴唇微微顫。他已決心反抗一下這個專橫的老糧：

「你凶甚麼？……你在凶那一個？……」

他叫嚷着，他的暴躁憤激使得隊長吃了一驚。

「你把我當成甚麼人在？」他繼續叫喊，「我忍受得太多了！……」

握着手槍的隊長好一會回不上嘴。

「我只問你一句，」他終於忍耐着說了，「你究竟打不打算走啊？……」

「我就不打算走！」

「我偏要你走！」隊長重又咆哮起來，「我命令你走！……」

「搞快點啊！……」

有人奔跑過來，於是停在中途圍着嘴巴大喊：

「像有火車來了！……」

「你認真是不走嗎？」隊長切齒大叫：「你還給我架過去再說！……」

「我又不是漢奸！」

「你怎麼不動？」隊長吐着唾沫下巴；「你怕他咬你嗎？……」

他接着又把那個傳遞惡耗的伙件叫喊過來。於是，就在那種互不讓步的責斥聲中，那兩個雄壯青年，他們勸誘着，架着左嘉橫過鐵道，走向路西大道邊去。

而當着雷鳴叫的時候，左嘉已被安頓在隊長的紅馬上了。他不久就聽見大炮的轟擊，於是他忘掉了自己的屈辱，立刻埋下身子。而且由於那種可能使人成個強者，也可成個弱者的本能的唆使，他更加擇別的對那小馬插着拳頭。

## 一七

隊伍已經陸續到達大花石的學校里面，已經吃過飯了。他們只等掩護部隊到齊，然後才好決定就此宿營，或者進入更爲穩妥的地帶。這裏雖鐵道有五十里路，算是比較安全的了。而且，二十里外又正住着第一營嚇嚇有名的騎兵。

五十里路的急行軍，已經把大家弄得很疲憊了。他們躺在課堂里的桌椅上面，似乎十分滿意他們的處境。沒有休息的負有隊副，和那懷着鬼胎的左嘉。若果余剛出了岔子，他將永遠變成悔恨的俘虜，而無以自拔了。

當他吞吞吐吐向着隊副表示他的憂慮的時候，應得出雖曾力言絕無意外，但他依舊是不很放心。他在強制自己一意的修理那在橫過鐵道時給弄壞的眼鏡。但在最後，隊長終於帶着負責掩護的同志到了。

當那巡行的鐵甲車轟着大炮的時候，他們隱蔽在一處土壩下面。而且始終不張聲色。於是幾分鐘後，因爲一無反響，那個常常浪費着彈藥的怯懦的怪物，遂又咆哮着前進了。而隊長也就從那土壩邊

爬起來，拂拂塵土，領着部隊出發。

因為極想知道部隊是否完整，他們沿途很少休息，他們也都很疲憊了。隊長看來更瘦小些，隸毛似乎也較已往爲長。他已經不大像個火氣太旺的人了。

在那教室外面，他在注意傾聽着險爾的報告，一面揉着耳朵窩里的塵土。

「……所以我認爲可以住一夜的。」隊附結束着，「橫豎你們也走乏了。」  
隊長沒有即刻答覆。沉思一會，他才從從容容仰起他那黧黑的瘦臉。

「還是我騎兵營可靠點吧，」他說：「你騎起馬先走一步。」

「依我看沒有甚麼；至少也等你們息息再講！」

「安全第一！」隊長反駁着；「不要偷這點懶吧！」

「也好。……不過你們總得息息啦？我飲飲馬就走了。……」

於是隊附敏捷的跳下階沿，走去飲他的馬。而接着，左嘉從那門階上一下站了起來。隊長的出現給他帶來一番激動，到了現在，他已經無力控制它了。

他走近他去，略一抬起他那一邊鏡腳纏着藍色繃線的眼鏡。

「余明同志，」他聲調微顫的說：「你的馬我已經飲過了。……」

「好，」隊長迅速的看他一眼，「等一下我們換着騎吧。」

「不，不，你騎吧！我騎得很夠了。……」

「你不要客氣啊，」隊長生澀的說。

那鐵道邊的一幕同樣使他感到煩亂。他迴避阮他，把臉轉向課堂里去。

「你們起來準備走囉！」他含怒的叫着：「大家來機動點！……」

一九四三年十月